

心版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半年刊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約翰福音 14:27

THE PULSE ■ 見證主恩 ■ 聯絡肢體 ■ 造就靈命

主是我的**安慰** 主是我的**磐石**

- 
- 16 信耶穌吧，
這是後半生的真正依靠
 - 24 真實的感恩
 - 28 溫暖滿人間
 - 46 你往何處去？



禱告詞

郭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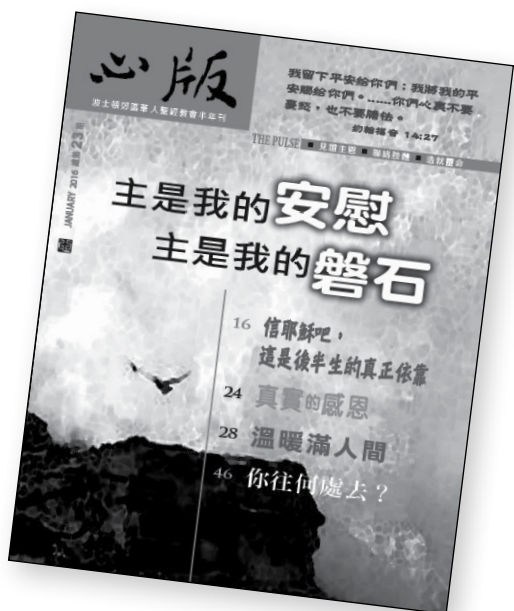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
又是歲末年終的時候，
祢的眾兒女聚集敬拜，
為要紀念兩千多年前，
祢差派祢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臨在這世界，
我們感謝祢的恩典，
祢為我們而生、住在我們中間，
並且帶來了祢豐豐滿滿的恩典和真理。
祢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哈利路亞，
願榮耀頌讚都歸給耶穌基督真神羔羊。
親愛的主啊，
此時此刻我們也是期盼、也是等候祢的再臨，
就如同牧羊人等候佳音、
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
在這末後的世代、罪惡滿盈的世界，
我們懇求主祢的憐憫臨到，
也求主，祢的真光照耀，
照亮黑暗中死蔭裡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因為祢曾經應許：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
但祢的慈愛必不離開，
祢平安的約也不遷移。
感謝讚美主，在祢有無盡的恩典，
有主同在就是平安。
願榮耀歸給生在馬槽的君王、
十字架上的救主、
以馬內利的全能神，
感謝禱告不配，
是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寶貴聖名，
阿們！

責任編輯：吳京寧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寫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
乃是寫在心版上。（林後3:3）

TABLE OF CONTENTS 目錄

- 封二 禱告詞 郭冠成
A Prayer
- 2 編者語 吳京寧
From the Editor
- 牧者心**
- 3 與初中孩子們在一起 林珍妮牧師
- 4 Junior High at CBCGB Jennifer Lin
- 生命見證**
- 5 在主裡得平安 張勇麗
Peace in the Lord
- 7 信心的果實 詹志紅
Fruits of Faith
- 9 看不見的手 董琳
The Invisible Hand
- 10 我尋求，我得著 楊宜芳
I Seek, and I Receive
- 12 漫長的信仰之路 莊之純
Long Journey to Faith
- 人物專訪**
- 14 大機器裡面的一個小螺絲釘
——採訪吳正群牧師 《心版》編輯組
A Tiny Bolt in a Gigantic Machine
—An Interview with Rev. Peter Wu
- 與主同行**
- 16 信耶穌吧，這是後半生的真正依靠 許惠娟
Believe in Jesus, Whom You Can Count on!
- 18 七年
——為紀念愛女崔笑寧而作 ... 崔振中，張淑琴
Seven Years
—In Memory of Our Beloved Daughter Amy



- 20 不盡思念
——給CBCGB的肢體..... 崔振中
Miss you, CBCGBers!
- 20 一首十年後完成的歌..... 楊亞剛
A Song Taking Ten Years to Finish
- 22 母親的生命之旅..... 陳一萍
My Mother's Life Story
- 24 真實的感恩..... 週三姐妹會
The Sincere Thanksgivings

教會事工

- 28 溫暖滿人間..... 張紅星
Let Warmth Radiate
- 29 武術與武德
——參加第九屆家新全球同工大會有感 何明治
The Skill and the Spirit
—— On the 9th CFFC World Conference

團契生活

- 30 主愛湧流滿溢昆西
——昆西團契簡記..... 安娜
Lord's Love Overflowin Quincy
- 32 在雅歌久了，不浪漫都不行..... 雅歌團契
Song of Songs: We Are the Romantic

談天說地

- 33 傳統與傳統主義..... 謝昌禮，吳京寧
Tradition and Traditionalism
- 34 為萬聖節正名
——寫在萬聖節前夜之前夜..... 磐石
Rectification of Halloween
- 36 教會門前的石碑——邂逅UU隨感之一.... 潘瀾
That Stela near Church Entrance
——An Encounter with Unitaranism-Universalism (1)

教會活動

- 38 神的話語有能力
——記第二次文字營活動..... 馬蓮
God's Word is Powerful
——On the Second Christian Literature Worksh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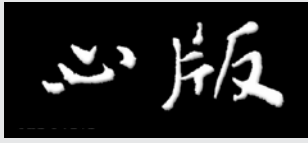
- 51 教會活動集錦..... 談秉遜
Church Activities
- 57 看照片，說故事..... 談秉遜
Photo Stories

文藝叢林

- 40 笑話兩則..... 王子中
Satires
- 40 漫畫：衛生間外..... 王子中
Cartoo: Outside the Restroom
- 45 漫畫：長老團上場..... 王子中
Cartoon: The Elder Troupe
- 50 漫畫：認識我們的主席..... 王子中
Cartoon: Match Your Pesident
- 41 小說：石緣（三）..... 張建
Novel: A Gem Through Time (3)
- 封底 航迹..... 張建
Ship Trace

時事評述

- 48 都是美國惹的禍？..... 磐石
All These Troubles by U.S.?
- 46 你往何處去
——寫在11.13巴黎恐怖襲擊後..... 吳京寧
Ouo Vadis
- 49 為誰寬衣解帶？..... 薛悅悅
Leave Behind All Belongings



THE PULSE

半年刊 2016年 1月
(總第二十三期)

Semi-annual Publication
January 2016 (Issue No. 23)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149 Spring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U.S.A

電話: 781.863.1755
電郵: ThePulse@cbcgb.org
網址: www.cbcgb.org

編審顧問: 張子義 戴 寰
劉配融 盧忠信
主 編: 吳京寧
責任編輯: 陳一萍 潘 瀾
邵 健 孫 屹
楊曉玲 王 芳
趙麗麗 鄭 妍
張應元 鄭智美
周安娜 馬 蓮
孫 妍 張 建
美術編輯: 陳東博
照片總管: 談秉遜

有作者署名之文章, 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或本教會, 作者文責自負。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 歡迎轉載, 請來信通知。

《心版》歡迎會友與讀者踴躍來稿, 或來信提供批評與建議、欄目內容、和辦刊方向。來稿請郵寄或電郵教會通訊址, 註明轉交《心版》編輯組。本刊有刪改權, 請自留底稿。文章署原名筆名均可, 但請附上真實姓名、電話、電郵和詳細地址, 以便聯絡。

不知不覺中, 我們已經進入了新的一年。電視畫面上, 世界各地迎接新年的人們在歡呼跳躍。在這歡樂的畫面背後, 這世界卻似乎是愈發的動盪不安了, 各樣的自然和人為的災難接連不斷地發生: 天津港大爆炸、敘利亞難民潮、巴黎和加州的恐怖襲擊、北韓的核彈實驗, 還有那在中印兩國頭上揮之不去的陰霾。在那歡呼的人們心中, 到底有多少平安? 甚至就在那新年夜歡迎人群中, 居然還發生了大規模性侵事件。更不要說, 在每日的生活中, 還有無數讓我們憂慮、驚恐的事情。

在這惶惶之中, 何處覓平安?

這一期的《心版》選登了五位姊妹、弟兄的受洗見證。他們用親身經歷講述了自己的尋覓、得救, 分享了他們在主內所得到的平安、喜樂。他們雖平凡卻真實、感人的故事, 讓我們看到了信望愛的種子是怎樣一點點地在他們的心中發芽、生根、成長。“與主同行”的幾篇文章, 也多是圍繞著這同一個主題。《心版》的老讀者大概都還記得Amy的故事(見《心版》第八期和第十期)吧? 在這一期, 已經遷居外地的崔振中、張淑琴夫婦用他們的詩“七年”和短文“不盡思念”, 寄託了對女兒的思念, 對本會主內肢體在他們悲痛之中所給予的關愛表達了深深的感謝。“信耶穌吧, 這是後半生的真正依靠”和“母親的生命之旅”, 講述的則是兩位母親在主耶穌裡的生命故事。

針對新近在巴黎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 “時事評論”專欄收錄了三篇文章: “都是美國惹的禍?”、“你往何處去”、“為誰寬衣解帶?”。幾位作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 對於這一事件成因、影響進行了分析、解讀, 探討了基督徒應持何種心態, 應如何在這亂世中活出基督的生命, 同時也將這一問題擺在了每一個讀者的面前。

信望愛的種子一旦發芽、生根, 生命之樹必然長出, 而愛就是這平安、喜樂的自然流露。“溫暖滿人間”, 是本教會在波士頓市中心廣場(Boston Common)舉辦的, 針對無家可歸者的發放冬衣活動, 堅持多年, 如今已成教會慣例。實際上, 這已不僅是教會弟兄姊妹愛心的表露, 也促進了與無家可歸者在主內肢體的溝通。“主愛湧流昆西”, 記述的則是針對昆西(Quincy)地區華人的宣教行動。

幾年前, 林珍妮(Jennifer Lin)以傳道的身份來到我們當中, 負責青少年事工, 如今她已按立為牧師。在“牧者心”專欄中, 林牧師以 Junior High at CB-CGB (“與初中孩子們在一起”)為題, 回顧了幾年來的美好事工, 也讓我們看到, 年輕的牧師是如何將福音與愛的種子播撒在孩子們的心中, 悉心地呵護小苗的成長。本期“人物專訪”的採訪對象, 是秋季佈道會的特別講員吳正群牧師。吳牧師介紹了自己得救、蒙召與服事的心路歷程, 並暢談了對宣教工場的異象。

最後, 在“談天說地”欄目裡, 三篇文章分別觸及了三個饒有興趣, 卻又經常在教會中引起爭議的話題: 教會傳統、萬聖節、一位論派(Unitarian); “文藝叢林”裡, 王子中弟兄則為我們獻上他的小笑話和漫畫。

願在這新年開始之際, 這新一期的《心版》能為讀者加添一份主內的喜樂!





與初中孩子們在一起


林珍妮牧師

四年半的光陰，飛一樣地過去了！記得剛來時的那個禮拜，冒著零度以下的嚴寒，一連幾天的面試，跟許多家的人見面，衝擊好大。大家把我介紹給CBCGB的會眾，熱情的歡迎暖入心扉。我還跟許多家庭一起進餐，得福滿滿。誰能想到，當我搬到波士頓，開始在CBCGB服事後，我會開始愛上冬天和雪，並且耳濡目染，成為愛國者隊的球迷！

我帶的第一班初中生，如今已經畢業，成了大學新生，真是時光如梭。非常感謝我的團隊，感謝那些為了初中生們奉獻身心的新老隊員們——安德魯、內特、艾倫、馬克、蒂娜、斯坦、凱瑟琳、傑西卡、英、內特.C。我們的輔導員忠心耿耿，與他們同工，是一種福分。沒有他們，就沒有初中事工的今天。每個星期，他們都在為孩子們的靈命而戰。他們熱愛學生，希望與他們一起，與基督同行。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的初中輔導員們都結了婚。我們真有福氣，看著他們夫妻一起服事，不僅推動孩子們增長信心，自己也在互相促進。他們對福音和對孩子們的熱情溢於言行，上帝一直在大大地使用他們。他們深深鼓勵了我。這一代人，正在為神國而成長為帶領者，希望大家能看到這一異象。請繼續為我們的輔導員、我們的事工和我們的學生祈禱！祈禱有大能！

在過去的幾年裡，神給孩子們和我們教會帶來的成長，令人驚訝。祂是一個奇妙的神，祂對青少年的愛，我們從未能及。每個週五的晚上，孩子們聚在一起，他們讚美和敬拜神的話語，如繞樑之樂。那是在一個五彩繽紛的房間裡，無數的星星在黑暗中發光。那場景，是對孩子們最好的描述。他們每一個人，都性格亮朗，像一顆星星，在這個黑暗的世界裡，閃著福音之光。進入初中後，他們成為了小群体中的一員，去參加小組晚上的出遊和退修營等活動，這讓他們興奮無比。神奇妙地用所有的這些事，帶來團結和友誼，培養責任心，促進成長。

我們的初中部愈來愈大，地下室裡已經沒有足夠的地方讓他們坐成一大圈了。教會的擴建來的真是時候，因為我們增長快，擠不下了！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問題！我心情激動，想看看神將如何繼續在CBCGB行事做工，如何挑戰我們的學生，使他們成長為基督的信徒。

謝謝您們所有的支持和鼓勵！我們很幸運，能夠在CBCGB這樣一所教堂服事。我們有一位奇妙的神，祂配得讚美！

翻譯：張建

Junior High at CBCGB

Pastor Jennifer Lin

These past four and a half years have flown by so quickly! I still remember the shock of arriving during a below-freezing week and braving the cold for a multi-day interview process and meeting the families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arm welcomes as people introduced me to CBCGBers was so heartfelt, and sharing meals with many of the families here was such a blessing.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 would start loving winters and SNOW and become indoctrinated as a Pats fan when I moved to Boston and started serving at CBCGB!

My first class of junior-highers has now graduated and are freshmen in college now. Time has definitely flown by. I am so thankful to the team of people who give their lives for the junior-highers, old and new – Andrew, Nate, Ellen, Mark, Tina, Stan, Katherine, Jessica, Ying, Nate C. Our counselors are so faithful and such a blessing to work with. Junior high ministry would not be what it is without them. They fight for the spiritual lives of our kids every week, and they love the students and desire to walk with them as they walk with Christ. We've seen all of our current junior high counselors getting marri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it's been a blessing watching all of them serve alongside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pushing the kids to grow more in faith, but pushing each other as well. Their passion for the gospel and for the kids is clearly seen, and God has been using them in such powerful ways. I am so encouraged by them and hope that others would see the vision of this generation rising up as leaders for the sake of the kingdom.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our counselors, our ministry, and our students! There is power in prayer!

I can't believe how God has grown our kids and our church in the last few years. He is an amazing God and loves our youth more than we ever could. On Friday nights, you'll hear the echoes of their voices as they praise and worship God together amidst a sea of glow-in-the-dark stars and a very brightly colored room, which I think adequately describes them. They each have such bright personalities and are stars that are shining light for the gospel in this dark world. As they enter junior high, they're so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a small group and experience things like small group night out and retreats, and God has used all of these things in amazing ways to bring fellowship, accountability, and growth. We've seen our junior high ministry grow to where we don't have enough space for them to sit in a big circle in the basement anymore. Our building expansion is coming at an opportune time, as we've been outgrowing our space! It's an exciting problem to be having! I'm excited to see how God will continue to move here at CBCGB and how He will challenge and grow our students to be followers of Christ.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We are so blessed to be able to serve at a church like CBCGB. We have an amazing God who is so worthy of praise! ☺



在主裡得平安

張勇麗



第一次接觸到主耶穌基督是在國內，當時一個朋友在家裡建立了一個家庭教會。在北京，教會並不像在美國隨處可見，朋友信主是在美國舊金山生老二的時候。她在美國生活的時候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也走進了教會。信主之後，她的變化很大，經常把自己的經歷、感受與我們分享。那時候，我對耶穌基督沒有太多的了解。但是，那次在她家參加週日的敬拜，唱聖歌的時候我哭了，不知道為什麼眼淚會流。之後，她送給我一本聖經。然而從她家出來之後，我就沒有看過這本聖經，嶄新的聖經被我帶到了美國。

初來美國的那段日子不堪回首。環境的不適應、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事業上的失落、語言不通的焦慮，一股腦兒的全來了。我變得脾氣暴躁，焦慮不安，沒有安全感，和先生的關係也發生了危機。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我到美國幹什麼來了？放著國內的省心日子不過，瞎折騰，生活暗無天日，度日如年。嚴重的內分泌失調，滿臉的痘痘，甚至患上了甲亢。

哭，除了哭還是哭，就是覺得自己很委屈。回國去，令人羨慕的工作已經辭掉了，孩子的上學問題都很難解決；留在美國呢，也是困難重重，最嚴重的是和先生的關係，雙方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使得婚姻關係走到了瀕臨解體的邊緣。

正當我茫然無措的時候，神悄悄地來到了我的身邊，祂的大愛也一直伴隨著我。

有一次，我有幸參加了一個大姐的媽媽的受洗儀式。由於這個媽媽已經80多歲了，而且才做完腦部手術不久，所以只能在家裡受洗。我已記不清楚每一個

環節，但是唱詩歌和施洗給我的印象最深。參加儀式的人唱著詩歌，感謝主，祝福老媽媽受洗成為神的兒女，親人朋友回憶著老媽媽的往事，同時表達了祝福。整個過程莊嚴神聖，溫暖人心，情義綿長。我不住地流淚，既有為老媽媽找到歸宿得到重生的喜悅，又有對自己仍在痛苦之中掙扎的悲哀。那一天我開始反思：為什麼當人們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就那麼的幸福和平安？這個平安是來自內心的寧靜，是無限的感恩和滿足，是幸福的源泉。

從那時候起，我開始去教會，開始學唱詩歌。每當我來到神的聖殿，我的內心也開始平靜、平安，開始相信神愛我，為我準備了前面的路。我的先生也恢復了查經（他本是一名基督徒），在查經小組裡，



有一位姊妹一直鼓勵他，神做工通過聖經的話啟示他。當我們都按著神的心意行事的時候，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好。我相信，神一直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邊，祂一直在做工，使我和先生內心的誤解冰雪消融。

2014年1月15日，這是我來美國整整一年的日子，我和先生一起來到了他的查經小組。那天剛好有一位87歲的徐姊妹在我們中間，一起查經一起分享。後來徐姊妹問我，要不要做決志禱告。我點了頭，其實那時的我還是不太懂決志是什麼意思。接下來我就參加教會的受洗班。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了解了耶穌，了解了基督教，也認識到了我是一個罪人。神用祂的愛子耶穌來贖我們的罪，用耶穌的寶血洗淨了我的罪。

但真正使我發自內心感動的，是華欣牧師的佈道會。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相信全能的上帝是世界的主宰，相信只有在主裡，相信依靠主才能不斷地完善自己，和原先的舊我告別。

過程是這樣的：那一日，華欣牧師佈道的題目是“張開信心的翅膀”，講到盧剛事件中，受人愛戴的安妮遇害。她的三個兄弟不但沒有責難兇手，而且還親手寫了一封信給盧剛的父母，希望他們看到盧剛骨灰的時候，看到神的愛與他們同在。這是何等的胸懷，何等的大愛！如果

不是耶穌基督給的力量，單單靠人又怎麼能做到呢？聽到這裡，我的眼淚一直在流。我真希望這淚水能夠洗刷我的罪惡，但我知道這不能，唯有來到神的面前，成為他的兒女，在耶穌基督裡，人才能得平安，得永生！

我聽著神的召喚。當華欣牧師講到，“決志信主的兄弟姊妹請來到台前”，我起身走到台前。在神的呼召下，我發自內心地決志：愛我的主啊，我虔心地來到祢的面前，尊祢是我的主！相信祢，依靠祢，讚美祢！請讓我做祢的女兒吧！

我的內心釋然，聽道之前內心的憂慮、恐懼、不安都沒了。我甚至想到，即使此刻我的肉體死亡了，我也不害怕，因為我將與我的主永遠在一起，我知道我會去哪裡，內心從來未有過的平安與寧靜！

帶著這份溫暖與幸福，我開始越來越愛聽聖歌，愛看聖經以及和聖經有關的書籍，我也開始學著禱告。回頭再看我以前做的一些事情，感到自己真是愚昧，感謝神給了我智慧，感謝神一直愛我，保守我！

現在我參加小組查經活動，對經文的理解比以前有了一點進步。一個姊妹告訴我：要靈裡讀經，靈裡禱告，要讀出經文文字背後的内容和含義。我聽了之後收益匪淺。以前我只讀文字，只顧著快點能看完一遍聖經，現在我也要學著靈裡讀經，靈裡禱告！把自己的生活和神的話語結合起來。

相信主，依靠主！對人的生活、工作、學習、人際關係都有很多的幫助。當你遇到順心的事情，你會感謝主的恩賜，讚美主，親近主；當你遇到不順心的事情，你會禱告，祈求主的恩賜和憐憫。當你相信神的力量，一切的作為神都自有他的美意的時候，你就不再固執，不會想不開，內心自然平靜和平安。☺

作者來自中國北京，2014年4月在本會受浸歸主，現參加愛主團契。

責任編輯：孫屹，吳京寧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敬邀您參加春季特約講座

3月21日 星期五 7:45 PM
第一講 張開信心的翅膀
(約翰壹書 4:7-12)

3月22日 星期六 4:00 PM
第二講 超越理性的障礙
(羅馬書 1:20)

3月22日 星期六 7:15 PM
第三講 唱響人生的凱歌
(羅馬書 8:1-17)

3月23日 星期日 9:30 AM
第四講 邁出跟隨的腳步
(路加福音 5:1-11)

歡迎上網報名：
huaxing2014.eventbrite.com

張開信心的翅膀

講員簡介
華欣牧師來自中國北京，愛荷華大學 (University of Iowa) 計算機科學博士，惠迪神學院進修碩士。求學期間擔任機務管理幹事，1991年牧師歷了“盧剛校園機務事件”後被神的呼召，逐他改宗。先在教會和《生命季刊》參與事奉，後與聽神的呼召辭去從事多年的電腦工作走上全職傳道人的道路，在芝加哥活水福音教會牧會。2013年起，轉到海外校園繼續任職幹事，在各地傳佈耶穌基督的福音。

聯絡：
吳海龍弟兄 Haisuo Wu
(781-943-7286),
HaisuoWu@gmail.com
何明怡長老 David Ho
(978-266-1767)
孩童團體：從3歲至十二歲
抽選：交通專車至紅線地鐵站 (Alewife Station)
星期五晚上 7:25pm
星期六下午 3:45pm
星期日交通車見 www.chcgb.org
主日崇拜。
教會地圖及路線 請參看右圖。

地點：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781-863-1755)
149 Oak Spring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信心的果實

詹志紅



剛來美國的第一個星期天，我就去了明尼蘇達的一個華人教會。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教會。聽著牧師講道，讓我很稀奇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坐在教堂裡聽，還唱著優美的歌曲。那時，我的先生也還沒有信主，可是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去教堂。因為哥哥一家人是基督徒，所以都會帶上我們。

其實剛開始，對於這個信仰完全是沒有任何概念的，也從沒想過我的人生是否空虛或滿足，更沒有認為我自己會是一個罪人。因為覺得自己又沒幹什麼壞事，怎麼還要認罪悔改呢？孰不知，我們的罪卻無時無刻不在身邊。如嫉妒，貪婪，佔小便宜，嫉恨，厭惡，懷疑，責備，抱怨。可是，那時，我卻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些，也並不覺得這是罪，更不用說去認罪悔改了。

之後，我們參加了第一個佈道會。當時牧師講得使我很受感動，淚流滿面。先生在那次受了感動做了決志禱告，我也跟著一起做了決志禱告。可是我卻好像是聽見了神的道，很快又被魔鬼從心裡把道奪了去一樣。抑或是我所聽見的道在心中沒有紮根，不過暫時相信罷了。因此久久都沒有受洗。每一次的佈道會，都讓我有著深深的感動。而這份感動都會隨著佈道會的結束慢慢地淡去。有的時候，反而是更多的疑惑，信心的不足。一直都想弄得明白一點，自己也在堅持著做一個自以為是的好人。可是，十年過去了，當我回首才發現，我永遠都弄不明白。這神國的奧秘根本不是我們人所能明白的，清楚的。記得遠志明牧師曾說過，要是你都能明白了，那祂就不是神了。

那個以前的“我”就這樣一直伴隨我多年：信心不足，面對的試探太多，在生命中一直還是以自我為中心。我總是自己覺得事情該這樣那樣，認為自己不管做什麼都會是做得最好的，也會盡力讓自己做好。在一些事情上總覺得是別人的不是，卻看不見自己的

過錯。在和先生發生衝突時，就只會看到他的不對，指責他的過錯，不會輕易地檢討自己。耶穌說，“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你不見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路加福音6：41-42）因為以自我為中心，而不是完完全全地以上帝為中心，我身上的諸多小罪都無法得以去掉。儘管也想改掉，可是靠自己也只能維持很短暫的時間。這些罪只有信靠耶和華、認罪悔改，藉著耶穌基督才能得以洗去。


當我謙卑地來到耶和華面前，誠心地向祂認罪悔改，就感到好像突然間整個人輕鬆了很多。把自己交託給上帝，就連同我的罪、我的苦統統一併奉上。我的內心充滿著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樂。當再讀聖經時，發現對很多的經文也產生了共鳴。例如，“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馬可福音8:34-35），“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路加福音4:4），“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路加福音4:8）

我是全職太太，總是感覺家裡的事情永遠都做不完。照顧小孩的生活起居、學習、課外活動等等，常常會感覺到很大的壓力。孩子帶得好與不好，好像都是我的事。經常會覺得很累，沒有自己的時間。在付出的同時，卻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也覺得自己無能，不能像其他媽媽一樣，家庭與事業兼顧，不能為家裡賺錢。因為來自於中國大陸，總覺得沒有經濟獨立，地位就會低，也有自卑感。可是信主後，這樣的想法全都沒了。我不再覺得自己是不重要的人，也不覺得自己受著委屈、辛苦卻看不見回報。相反地，生活充滿了盼望和滿足感。

就教育孩子來說，以前的我自認為是非常的盡心

盡力，努力地想要成為一個好的母親。可是，我在碰到問題時，就顯得極沒耐心，也沒有信心。因為自己從小也是受著傳統式的教育，所以在教育孩子上，並沒有完全按照神的指示。有的事情儘管想的非常的周到，也安排的有條有理，甚至搞得自己精疲力盡，最後卻還不是我要的結果。可是當我把這個擔子交給了上帝，去盡力做一個上帝喜樂的管家時，心裡就平和輕鬆很多。和孩子們之間的衝突也越來越少，他們也更加聽話和懂事。

我女兒是個慢性子，每天早上催她起床、準備去上學是最讓我頭疼的事情。經常因為這個訓斥她，我女兒也經常早餐也吃不好就上學去了，而我一天的心情也受此影響。但當我不斷地提醒自己，藉著神的力量改變自己時，我的態度和角色也有了不同。我知道孩子是屬於上帝的，是上帝賜予我的最寶貴與完美的禮物。當我嘗試著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女兒的慢性子時，就會發現她做事非常地有條有理。當我不再催她、聲責備她，相反用柔和平靜的話語對她時，女兒也變得自覺聽話起來。

生活中還有很多其他類似的例子。而我也在不經意中一點一點地變化，慢慢地成長。在屬靈方面，禱告和讀經時間也多了。在讀經的時候，也不會再去鑽牛角尖。因著信好像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時信心也加倍增長。回首那麼多年走過的彎路，明明福氣就在眼前，卻固執地不肯舉手接住，非要弄個明白。現在卻發現，原來信主就是那麼的簡單。只要相信，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為自己的救主，就將得著生命，聖靈在新的生命裡面結的果子就會幸福豐盛。“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拉太書5：22-23）

作者來自中國江西，2014年4月在本會受浸歸主，參加庇哩亞團契。

責任編輯：孫屹，吳京寧

我的

奶奶是很虔誠的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從小我就知道有一位神創造世界萬物。那個時候奶奶經常告訴我，如果遇到困難要向神禱告，讓祂幫助我。我經常週日會和奶奶一起去教堂，還記得有一次把兜裡唯一的一張十元或是五元的人民幣投在了奉獻箱裡，當時奶奶很感動。我也去過教堂的少年班。但因為當時的年齡很小，所以只是對神有個初步概念，而沒有清楚的認識。例如，考試的時候我會向神禱告讓我考出一個好的成績。還記得上高中的時候，我念的是一個寄宿學校，每次晚上起夜去廁所的時候都很害怕。把這事告訴奶奶後，她就給了我一個十字架的胸針讓我別在胸前，並告訴我說，帶上這個就不怕了，神會看顧你，魔鬼也會害怕。那個胸針真的陪伴了我很長時間。

後來經歷了高考，上大學去英國，離奶奶越來越遠，學業越來越重，也沒有時間能夠經常聯繫，就這樣與信仰斷了關係，沒有了更多的接觸。尤其是在英國讀本科的兩年，每天熬到很晚做功課，趕報告，忙考試。那個時候整個人的生活變得一團糟，沒有規律的作息，也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後來因為快要畢業，我的一些朋友都開始準備在英國繼續深造考研究生，我才開始着急，想想是要打算一下畢業以後要做些什麼了。當時因為我的舅舅經常出入美國，就跟我建議說來美國讀書，在這邊找工作然後留下來，因為當時英國對於國際生確實沒有一點留下來工作的機會。我就跟我最好的朋友說我們要不要一起考美國，去那裡讀研究生，然後在那邊找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商量，我們決定一起考美國。後來經過努力，我終於申請到了來Bentley讀會計學碩士，好朋友也申請到了南部一個很好的學校。就這樣，我踏上了來美的路程。我媽媽經常對我說，你不是一個用功刻苦學習的孩子，但是好像每次都像有一個貴人在暗中幫助你一樣，特別有福，無論高考考大學，還是讀研申請學校都能夠去到想去的地方。那個時候我不懂為什麼，現在想來就是神的手幫助我。

來到美國的第一年，生活方面很適應。但是學習方面，任務很重，每天又是做不完的功課，似乎又回到了在英國的那幾年。每天被功課擠壓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很焦慮。研究生上課又是一周三節課，上完課大家各自就走，沒有像在英國那樣認識很多朋友。每天的生活很孤獨，很不開心。

就在2013年10月份的時候，我的室友跟我說，教

看不見的手

董琳



會要舉辦一個音樂會，要不要來看看。因為我從小就對音樂很感興趣，很喜歡彈吉他，於是就跟她去了。去聽了以後，我就看見現場有很多樂器的伴奏，然後在唱敬拜詩歌，當時對詩歌沒有多大的領悟，就是很喜歡現場樂隊的伴奏。又過了一段時間，室友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團契玩，當時因為生活上的一些事也是心情很煩躁，就跟她去了。去了以後看見敬拜團的一起唱歌又有現場伴奏，我又變得很激動很開心，就問團契的一個姐妹說你們還需要吉他手嗎，我會彈吉他。當時也不知道哪來的那麼大勇氣，因為我一直都是一個很默默無語不會去張揚的人，當時經過一番的介紹，很容易被他們接受了，讓我可以一起跟他們敬拜，幫唱歌的伴奏，當時我特別的開心。

接下來每週我都背著吉他去伴奏，會參加團契的查經敬拜活動，一點點的好像把兒時的記憶喚醒了，開始更多地了解到神，了解到基督耶穌的死而復活等等。原來只對敬拜感興趣的我，慢慢對查經也開始有了更多的思考與了解，並且因為有過小時候的耳濡目染，對此更加能夠理解與接受。後來就跟室友去了周日的主日敬拜，去了慕道班。

在2013年12月份的一次團契活動中，我因為一些問題，就問了一個對於聖經研究很深的姐妹。她很耐心的給我講解了以後，問我：你相信這個世界有神嗎？我說，我相信啊。之後她有問了我四個問題，現在有點記不清了。當時她很激動，我其實很不理解。我以為每週

來參加團契活動查經去教堂就是信了啊。她就對我說，我現在要帶你做一個禱告，她說一句，讓我跟著說一句。於是我就照做了，後來才知道原來那是決志禱告。也從那次決志以後，我從慕道班到了受洗班，同時每週參加團契的敬拜查經活動，還有週日的牧師講道，都讓我從中受益匪淺。信了主之後，漸漸地我開始心裡不會因為小事就變得很焦躁不安，心裡多了一份平安，因為我知道把一切交託於主的手中，祂會帶領我並且看顧我，我無需有過多的擔憂讓自己不開心。

感謝主，讓我在這麼多年以後又認識了他。感謝主對我的揀選，讓我從以後的日子裡都蒙受主的恩賜與愛，讓我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

作者來自中國遼寧，2014年4月在本教會受洗歸主。現在參加社青團契。

責任編輯：李新宇



我尋求，我得著

楊宜芳

氣候 宜人的雲南昆明，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我的父母支邊去了雲南，而工作單位設在昆明郊外的山溝裡。雖然進城不便，但卻寧靜安全。那叢山田野就成了我們這幫孩子的無邊樂園。我們白天爬山採蘑菇，摘野花，挑野菜，甚至爬樹摘果，晚上抓鐵豆蟲回家餵雞，都讓我們樂此不疲。之後就是上學，工作還是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單位，然後結婚出國。一切都順理成章地過來。我們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受的教育都是無神論。每天早上聽廣播裡唱的歌也是從來都不靠神仙皇帝。我還一直覺得人生只要奮鬥，自己決策，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的。

然而隨著先生的出國、孩子的出生一系列的挑戰來臨了。

先是孩子新生兒黃疸不退，後又發燒，我也發燒生病，產後一個多月就在醫院掙扎。回家後媽媽不忍看我們這樣進進出出醫院不斷，搭手幫忙，小女兒非常聰明可愛，我媽媽幾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連自己病了都不知道。

等到我和女兒到了美國，媽媽卻去了天國，她走了，永遠地走了。沒想到這生離死別就這樣發生。從此我活在失去母親的哀痛和自責的陰影裡。

剛到美國不久，我帶著五歲的女兒在小區內玩。一天，碰上一位老婆婆說她女兒一家也住在這裡，工作很忙，她來了幾個月了，不懂英語，成天悶在家裡，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休息，他們又要都去教會，還早晚禱告，一心都在教會上，說她女兒變了。她自己也沒人跟她說話。不過她還是要讓我去一次教會和她女兒認識。我最記得是在Beverly的一家教會，會上大家鼓掌歡迎新人，還吃了一頓飯，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教會。

之後，因學習工作忙得連軸轉再沒去過教會。一眨眼好幾年過去了。感謝趙詠梅帶我去了勒星頓教會的遠志明牧師佈道會。主題是“回家的路”。會上家的

感覺好像又回來了。我飄飄然跟詠梅走到前面去。大會給新朋友贈送一份禮物：中英文的聖經。接下來就是跟著詠梅週五去查經。我的兒子跟她兒子一起去樓下玩。過了幾個月，詠梅說，她的兒子要打球，不能再同車了，我們分開走。我兒子沒有小朋友玩也就不去，我也去不成了。現在很後悔當初沒有堅持帶孩子去教會。

真正的降服是在2013年的初夏。我爸爸四月做手術，我回去陪了一個月後回來不久，他的病情每況愈下。先是腹水，腳腫，蛋白很低，後是肚大如鼓，人卻不斷消瘦，眼看著人就這樣衰竭下去，叫我得做好準備隨時回去。怎麼準備，兒子又沒人管，老公的假已用得差不多了，總不能讓他老請假。經歷了失去媽媽傷心之痛，很害怕又失去爸爸，每次打電話我都怕再也聽不到爸爸的聲音了。我幾乎每天都在焦慮中度過。

2013年7月的一天。看著窗外明媚的陽光，忽然想起了一個多年未見的朋友涂國珠。也不知她是不是還在教跳舞，要不，去找她活動活動，轉移一下快要崩潰的神經，減輕點壓力。一個電話打過去正好她在家，她說，你要有空就快過來吧，要不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見面了。想不到轉機從此開始了。

原來，她那天正好有姊妹查經，想我查經結束後去吃飯買東西。只是一直沒有成行。湊巧，那是她們暑假開始前的最後一次查經，結束後大家邀請我參加她們的聚會。是在莉莎姊妹家，我的朋友國珠說正好去那兒吃點東西，可以省時間好去買東西，大家都說莉莎她廚藝了得，園藝更不得了，現在又正是花草樹木茂盛的時候。去了一看花園果然不同凡響，飯菜可口。姊妹們更是嘰嘰喳喳講個不停，溫馨又熱鬧。大家又邀請參加她們的一周暑假查經。等盡興而散時已是下午了。我得趕回家了，已沒有時間去買東西。不過我已很想跟她們一起查經，這個下午，讓我暫時

忘卻了煩惱。

記得我第二天去時他們已開始了。先是看電視講道，我當時可能也不得其要。後來是錄像鄭慧文明星的臨終見證，她得的是和我媽媽一樣的病，卻是那樣喜樂地走完了人生的每一天，她用自己生命的點點滴滴留給世人的見證就是，這一切不是來自她的堅強和作為，而是因為有神的帶領。那一天，我深受感動和震撼。當結束時，向晨問大家需要代禱事項時，我也抱著一試的心情說出了父親的病情。倪麗姊妹當下就說：“這算什麼，上帝醫治的大能、神蹟數不勝數，你們家的事太一般，你就交託吧”。我想真的嗎，上帝能醫？又心想我交託也罷，不交託也罷，我又能怎樣呢，我所能做的不就只是隨時趕回去嗎？這總是一線希望吧。此時此刻我覺得人是多麼的渺小脆弱，命運根本不能掌控。於是，我想我交託吧。我對鄭向晨幾乎是起誓般地說：“要是我爸爸的病能有一點點起色，我一定信主”。那一刻，鄭向晨說：“你願意承認自己是罪人，你願意相信上帝為我們而死三天又復活的嗎？”我脫口而出說：“願意”。說完這句話後，大家都為我高興，向晨微笑著說：“你今天回去，一定會有許多的神蹟圍繞著你。”倪麗說：“不要因為你爸爸的病沒好就不信了，要是按你的意思，就變成你是神了。一切要看上帝的旨意，說不定上帝要藉你爸爸的事歷煉你。”我雖然懵懵懂懂地不太明白，但還是覺得輕鬆了許多。

最後一天結束時，雪杰就看著我說：“宜芳，你禱告吧。”我一低頭就衝口而出地禱告起來。為自己家的事也為別人家的事。這是我第一次自己禱告。他們說我禱告得挺好的，我本來還想去上禱告課呢。以前還老問別人怎麼禱告。

我晚上一打電話，說我爸爸回老家了，那邊的醫院有熟人，可以接受治療。我好高興啊，終於就像抓住了一線希望。又給倪麗打電話，她說：“我們每晚禱告，為你爸爸，也為我女兒，你就放下交託吧，說不定過段時間你爸爸的病好了，還能來美國，我女兒的病也好了，我們在這兒白白地勞苦愁煩了呢。”我爸爸還能來美國，我多麼感謝倪麗的好心安慰，但只當是做的美夢而已。

又過了兩天打電話，醫院說爸爸的病情嚴重，腹水還半夜發低燒。腸粘連流膿血，任何抗菌素都無效，又叫我做好思想準備。我大伯還買好了墓地。可這時的我，已好像不是那樣的絕望無助，惶恐不安

了。我和倪麗每晚禱告。她還說要跪地禱告。我們就這樣每晚跪地流淚禱告。我也不再忌諱，還請教會的姊妹把我爸爸的病放在禱告的名單上。

沒想到奇蹟真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隨著我們的禱告，每一次都有起色，先是腹水開始止住並減少，然後又退燒了，胃口也好了能吃好多東西。最後是聽到電話那邊我伯伯高興地說，那根粘連的讓醫生束手無策的膠管自動脫落出來。連醫生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說是瓜落蒂熟吧。

過完復活節這兩天孩子們放春假，女兒也回來了，我給家裡撥了號碼，跟我爸爸講了話就把電話遞給女兒。她在電話裡聽到爺爺親切的聲音，高興地對我說：“爺爺好多了，說話中氣都很足呢”。

幾乎同時我去新罕布什州的姊妹查經班的那一週，也是2013年的6-7月勒星頓的教會也發生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盧蔚姊妹的先生突然離世。從追思會到盧蔚姊妹的見證，更是讓我真真實實地看到了神的大愛與大能。

這是我來美國唯一的一次參加追思會。以前我不能承受這樣的悲痛，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不能參加追悼。我怕我自己又會重新崩潰掉。這次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去了，我們唱詩“耶和華是愛”那優美的歌句從口裡唱出，那愛的溫泉卻緩緩流進心裡，給予我們心底力量：“耶和華是愛，讓我躺臥青草溪水邊，無限滿足快樂湧自心田，再危難也不改變。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

追思會上盧蔚的話又一次讓我震撼。她說：一開始她不相信她先生真的就這麼走了，以為他故意嚇她，可當再也喚不醒時她拼命大哭，多少天來都止不住的淚如泉湧，就是想不明白為什麼就走了。可在送先生的路上時突然笑了，朋友都以為她怎麼了。她說她突然明白了，上帝知道她肩膀扛不住重荷，因為她先生患有很嚴重的糖尿病，就在他手裡還玩著酷愛的遊戲，在睡夢中把他帶走了。沒有痛苦沒有恐懼。我和盧蔚相擁而泣，反倒是她先說不哭，會上大家都很沉穩，只有我滿臉是淚，只好提前離開。

多少年，我們白白勞苦愁煩，扛著如山的重負，現在才發現，我們家要是早些信主該多好。神給了我們多少恩典，要在感恩中歡快地度過每一天。因為我們從此腳前有燈，我們的路上有光，我每天早上起來，感覺有很多喜歡做的事要做，儘管有時會忙亂，但心裡卻有平安，有力量，每天都感恩而不是焦躁，

漫長的信仰之路

莊之純

個人成長的環境，讓我極度不信任人。因為以往我遇到許多基督徒用世俗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人，使得我在尋找主的過程，無疑是雪上加霜，耽擱了好些年。直到拋開人的因素，我才有所突破。我一直在驗證幾件事：上帝過去存在，現在存在，是活的，而且能成就不可能的事。如果這些我都無法驗證，那麼其餘的事都不用說了。感謝主我一生有曲折離奇的經過，光這些事就足夠驗證我要驗證的事。

我的一生可分為三個階段。現在回顧來分析，每個階段發生的事和得到的鍛鍊，都是為了下一個階段所需而準備。但是前題是上帝與我同在，否則靠自己的能力是走不過來的。

十二歲以前，我生長在一家五口的小康家庭，一家人過著和樂融融、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時我的父母希望我們的學習能夠比別人好，能考上好高中好大學，於是送我們去一所以教學嚴厲著名的小學和中學。學生若達不到完美的要求而受到體罰是家常便飯的事。

但是我有注意力不集中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睡覺呼吸終止症 (Sleep Apnea)、色盲和閱讀障礙 (Reading Disability) 等問題。而這些缺陷和高度壓力的學習環境是最糟糕的組合。現在回首，不知這是否是上帝的安排，但可確定的這是上帝允許的，感謝主！雖然沒有在功課上學到多少，但是主的恩典夠我用，讓我鍛鍊出了很好的紀律及高度的抗壓性，這可以說是我走過人生後面幾個階段的必備條件。

十二歲的那年發生在我家的事對我，對整個家

庭也是一大打擊。當時蔣經國為了打擊政府單位的貪污腐敗，開始嚴辦。我父親所服務的單位也無例外。或許是上帝的安排，就在政府著手抓人的一星期前，我父親的單位派他去日本和韓國考察。一星期後同一部門的人都被捕了。

我父親是船員出身，認識很多來往臺灣和日本的船員及跑單幫的人。在日本，所有的人見到我父親時都勸他別回臺灣，這是在當時情況下所能做的最好決定。當時臺灣在動員戡亂的戒嚴時期，所以用的是軍法，視同敵前作戰，貪汙是唯一死刑。如果父親回臺灣就是白白送死。


當時與父親聯絡都得透過不同的管道，避開情治單位的監視及監聽。父親與我們聯絡也不用本名。當時我母親除了下有小 (我姐姐和我)、上有老 (外婆) 要照顧外，經常面對調查局的關照和官司的事。從此我遇有事就自己想辦法解決，而不敢去煩擾母親，感覺跳過青少年時期而直接進入了成人的世界。

當時報紙和電視鋪天蓋地在報導此事，我母親在她服務的單位，和我們在學校所遭受的壓力是可想而知。這時才瞭解甚麼是白天不做虧心事，晚上照樣怕鬼敲門。在我家最需要人幫助與安慰時，多年的親朋好友都避而遠之。我對人的不信任就是從這時期開始的。

當時我還未認識主，但祂並沒離棄我們，而是加倍的看顧與憐憫，這都是事過多年才瞭解。既然父親不能回來，那麼我們就想辦法離開臺灣。但是事與願違，我們被政府扣留了九年全家才得以離開。出來後

在家裡也不輕易發火。不知不覺中，家人也看到了我的改變。

耶穌為我們捨命流血，為我們卸下一切重擔，給了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禮物，永生的盼望，將來還可以在天家見到母親。現在在地上我們有神賜生命靈糧，常常喜樂，不住禱告，每一天都活出生命的新

意。誠如聖經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 

作者來自中國雲南，參加第124屆浸禮，屬庇哩亞團契。

責任編輯：陳一萍

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真正困難的起頭。

臺灣有句諺語：“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對我家而言是：“全家逃難，各自奮鬥”。因為有一段時間全家五口分散在五個國家，講四種不同的語言，別說無法互相幫忙及照應，就連互相見上一面都得大費周章。為了與闊別十年的父親見上一面，只能走險偷渡。

越是在困難重重時，神的大能就越能彰顯，在人的盡頭才是神的起頭。在偷渡過關時，證照被扣留了。當時並未想到後果如何，有可能被關進黑牢也說不定，我便想辦法與人談買路費，但是我語言不通。正當不知所措時，出現了一位通兩種語言的老鄉，順利幫我解決了問題。這事絕非偶然，不僅僅是神允許，更是神及時拯救，使我順利過關。這也讓我能在十年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的面。

這時父親已信了主，而我還不認識主。我很想用有限的時間多陪父親，父親去教堂禱告時就陪伴他去。與父親相處的二十一天中，我從父親的眼神中清楚地看出，他對屬世的事已完全不再存盼望了。對於一個作為人子的我來說，心裡非常痛苦，但是又完全無能為力。到如今我仍不明白為甚麼上帝讓這件事發生，是為了要成就何事？也可能這一生我都無法明白。

回到美國後我繼續忙著學業和打工，但就在回美兩個月後我得了爆發型肝病，只能休學在家休養。感謝主，那些日子有好心的同學輪流送上食，讓我度過了此一難關。這也是我所說“各自奮鬥”的又一例子。

後來父親生了病，母親一人無法在南美洲的窮鄉僻壤照顧父親，來不了美國，也無法回臺灣，只能求助於大陸的親戚，直到1988年被主接走為止。我們只有等到將來在天家再相見。


在臺灣時我讀的是聖公會辦的學校，有教堂也有校牧，但不常接觸教會或基督徒。真正第一次上教堂是1986年，由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太太帶我去的。雖

然經常進出去教會，卻未把心放在尋求真道上。我因為身體上的缺陷，一次只能著手一件事。為了生存，只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打工及學業上。那時我曾試著讀聖經，但也就在這時撒旦開始攻擊我。有段不短的時間，只要讀經，晚上就做了空前絕後的血腥惡夢。由於夢過於真實和血腥，使得我晚上無法入睡，白天無法做事。這一來我只得停止讀經，說也奇怪惡夢再也沒發生過。

我這樣奮往直前地生活，一直到了四十五歲才放慢腳步，認真思考和追求對主和真理的認識。我開始學習用禱告來與神溝通，起初也不會禱告，後來從其他的基督徒和讀聖經學習，慢慢的也有了進步，上帝實在垂聽我的禱告。在這過程中我體會到，上帝不但是又真又活的，而且往往上帝的回應比我所求的更豐富。幾年過後我完完全全相信，唯有上帝才能拯救我們脫離罪惡。當我遇到困難，雖然仍有抱怨，但是心裡總是有十分平安，因為知道有一位真神在看顧著我們。

我提到我有身體上的缺陷，這些我的兒子大部份也都有。也是因為他經過各類專科醫生的檢查和測驗的過程，讓我瞭解到原來我也有這些缺陷。為了求生存，我多年來不斷的改進，學習做事和與人交往的方法。現在我已更上一層樓，雖然仍有需要掙扎的地方。

當我們知道兒子有類似的缺陷後，我經常以最有效的方法教我兒子。當他上大學離開家，一切事得自己處理時，這些缺陷使得他無法應付學校的生活，身心靈和學業都出了很大的問題。他只好休學搬回家重新開始，這對他自己和為人父母的都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雖然如此，我們也會有所抱怨。但我相信上帝絕對會恩待他，讓他重新拾回自信和快樂。因為在我還未認識上帝時，祂都如此的恩待憐憫我，更何況我兒子幾年前就已歸主名下。感謝主給我們這次機會，讓我們的耐心和信心(Faith)繼續增長。雖然不知道主的時間和方法，但我深信主的恩典夠我們用，誠如以弗所書3:20所說，“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作者來自台灣，2014年4月在本會受洗歸主，現參加庇哩亞團契。

責任編輯：鄭智美





大機器裡面的 一個小螺絲釘

——採訪吳正群牧師

《心版》編輯組

編者按：吳正群牧師今年秋季應邀來到本教會，帶領秋季佈道會，傳講神的話語。百忙之餘，接受《心版》編輯組採訪，暢談自己得救、蒙召、服事主的心路歷程，特別是對宣教工場的看見。他也風趣地談了他與師母相識、相愛、相結合一起走天路的故事。本文由錄音稿整理而成。

吳牧師：請您談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和得救、蒙召、服事主的過程。

我的母親是家裡第一個得救的，後來是她帶我們去的教會。我在整理母親的照片的時候，發現我的父母是間隔兩個月。我母親先受洗，兩個月之後父親也受洗了。但是我父親比較像“文化基督徒”，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在主日聽到的講道，然後跟孔老夫子的思想去做一個比對。可是到了他退休的時候，他整個人有一個翻轉，我們清楚地知道他是一個得救的人。從小我們就被帶到教會去，我跟我的姐姐兩個人是同一天受洗。那是1963年，我12歲。如果記得不錯，是7月23日。

在1949年的時候，我們家有房子、車子、老媽子，也有金子，我父親是非常得意的。但是出了事情以後，我們家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就靠我姐姐，一個小學老師的待遇，養活全家。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有人給我母親傳福音。我很感謝主，我在台中思恩堂得救，那是一個很有宣教思想的教會，使後來的我一直有宣教的意識。當時的內地會，他們所有初來的宣教士開始學語文，通通都是在思恩堂開始學的。所以每一個初來到台灣的內地會宣教士，我們幾乎都認識。

1976年，神用了我在12歲的那一個禱告呼召了我。當我預備好了之後，我知道將來我會當牧師，可是我還是把我的獸醫念完，也考上了獸醫執照。畢業後我在后里馬場當了一年的獸醫，什麼也沒學會，

就學會了騎馬。第二年，靠神的恩典，把我帶到了東海大學，我在東海大學畜牧系做助教。大學期間，我有一個轉變，就是我在大一的寒假，經學長介紹，參加了何廣明叔叔的寒假讀經會。這一去就被吸引住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和台中基督徒聚會走在一起。1980年10月，我跟師母兩個人一個早晨的讀經中，從一首詩歌中得到了同樣的一句話。“何等不明，何等可疑，怎能行走，無所顧忌？你竿扶持，你杖引領，你的同在，滿我途徑！”我們兩個那天早晨同時領受了這個歌，就決定出來服事主。

四年之後，洛杉磯的基督徒聚會很需要同工，就把我們這些年輕的同工轉移到那邊去。那時很多人都已經去了，他們都是通過學生簽證，讀Bible School，然後申請H1，然後再移民的。只有我跟南珏兩個人沒有讀過神學院，而是拿著移民簽證過來的。我們在美國一落地就有綠卡，那是1984年的12月5日。初期的服事，我就在福音書房裡工作。我的事奉，就是買書、賣書、寄書。還有就是每週一次，編印《聖徒交通》。我在那裡服事了將近四年。離開後，在主面前又等候了四年。

到了1992年，神的帶領，讓我知道底特律教會的需要。我們經過禱告，也有主的話，所以我們就在1992年11月15日到了底特律。我們在那裡開始事奉。我們教會那個時候有40個人，從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時間，我們教會成長到400人，10年10倍，主很祝福我們。名字改了，本來我們叫中國基督徒團契，後來改名叫中華福音教會，然後我們買了會堂，然後到2004年我們又擴堂。一直服事到2013年年底，我們停下了牧會的工作。從2014年的1月1日，我們就展開了培訓宣教工作。

請您談一下您對宣教工場的看法

可能是從小受宣教士的影響，我一直就有宣教的想法。1990年，聽說中國大陸有很大的復興，我就去了一次中國，想尋找那邊的教會跟弟兄姊妹。結果一個基督徒也沒遇見。我去了不少地方，去了我的老家湖南長沙，還有杭州、還有北京。一直到1996年，經過介紹，我才開始在中國做宣教和培訓。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底特律牧會，教會對我的宣教、培訓是非常支持的。

在服事大陸教會的過程中，發現他們有兩大需要：第一真理的需要，第二家庭婚姻、親子、婆媳之間這方面的需要。我越來越覺得神讓我看見現在大陸現實的需求。其實神一直在預備一件事情，就是預備中國教會，將來把福音帶回耶路撒冷。我覺得如果要做福音的工作，我們第一線去做工作很難。我們從海外去，畢竟我們和國內的弟兄姊妹還是有文化的差異，也有一些身份背景的不同。所以還不如他們自己裡面的人，把福音帶給自己的同胞。然後，我們更看見現代回教世界，或說第三世界的宣教的需要是很大的。歐美地區的宣教士要進入這些地區，比以前要困難得多。可是，這些國家現在都和中國非常友好，中國的護照在這些國家都被接納。這豈不是神的預備？

從宣教的歷史來看，每一次的宣教都是神興起一個大國，神使用這個大國開啟宣教的門。今天中國崛起，如果以後所謂“一路一帶”的政策，真的落實到這個區域，非常有可能從上海修建一條高鐵到伊斯坦堡，而這一條路正好就在“北緯10-40窗口”的正中間。

所謂“北緯10-40”的宣教窗口，是早期宣教士所提出來的一個看見，是指沒有聽見福音的群體最多的地方。所以，今天這個責任交給了中國人。我現在覺得自己是大機器裡面的一個小螺絲釘。但是這個小螺絲釘很重要，這是我的宣教異象。

吳牧師，您是一位牧會的牧師，根據您的經驗，您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北美華人教會，怎樣推動宣教事工？

北美華人教會有共同的特點和問題。特點是，高知識水平。但正因為如此，教會弟兄姊妹大多過於看重知識，卻在實際生活的操練方面比較缺乏。而且，很多在職場上的弟兄，慢慢都在教會中開始負起責任，很容易就把他們在職場的一套做法帶進了教會。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北美華人教會的長執會容易站在一個僱主地位，用老闆的心態來看待傳道人。這是

我們需要注意的。

但是，北美教會也有優勢，我們有很豐富的屬靈資源。在財務方面，我們也比較富裕。我看見三個不同形態的華人教會：1) 中國大陸的教會，人多；2) 海外的教會，錢多；3) 北美的教會，資源多。如果將來華人教會要往前走，就要像聖經所說“三股合成的繩就不容易折斷”；也就是這三種不同形態的教會，各自發揮自己的強項，一起把福音帶回耶路撒冷。譬如：我們鼓勵溫州和福州的弟兄姊妹到一路一帶那裡去做生意、開工廠、賣珍珠奶茶。現在有一個餐福運動，如果我們能把所有中國餐廳變成教會的話，福音是不是幾乎可以傳遍所有的人？

請您談談您跟師母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的交往很簡單，但有兩個人對我們很重要：一個是饒孝柏，他是饒孝楫的弟弟。另外一個就是韓婆婆（韓寶蓮Pauline Hamilton）。當初我在台中思恩堂聚會的時候，南珏也已經在那裡了，她是她姐姐帶來的。那時她還沒有信耶穌，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她接受主。她接受主的時候我離開了。我們只是見過幾次面。一直到她大學畢業以後，毛遂自薦地跑到屏東農專來見校長，想要申請做屏東農專的助教。但她來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她只知道有一個吳正群在那裡。所以她就請我安排，我就安排她住在內地會宣教士一甘美琳（Moirra Ann Campbell）的家，她是從蘇格蘭來的，專門對原住民傳福音。她住在屏東，因為屏東離原住民很近。

屏東是個窮鄉僻壤的地方，公共汽車都沒有。南珏來了，我就去車站接她。把她送到甘姐姐家。第二天我再把她從甘姐姐家帶到學校。她一天就在學校，我也不知道她在幹什麼。下了課我又把她接回去。那天晚上甘姐姐留下我們吃飯。吃飯的時候，她們就談到她心中的負擔，到山地去傳福音，因為她是學農的。她說去教他們種果園。那個時候因為我剛剛蒙召，所以我就想我的妻子應該也跟我一樣出去宣教。她有宣教的心志，不簡單。

她回台中以後，很禮貌地寫了一個明信片。（不寫信的，很保守的。）寫明信片什麼意思？就是裡面沒有什麼秘密，寫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也是禮貌地回了她一封信，說沒有啦，不客氣，都是應該的，還說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見面。就這麼一句話，她接到以後就不得了。她是很謹慎的人，她說如果沒有

主的引導，我們為什麼還要再見面？我跟你沒有任何關係，憑什麼要再見面？她一定要把這個搞清楚。其實我對她是蠻有好感的。她非常地可愛，年輕的時候就非常地可愛，特別記得她梳了兩條大辮子。

然後，我們就到了饒孝柏家，我看她很認真，她問了五個問題。第一，談談我們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第二，談談我們各人的家庭背景；第三，我們談談對家庭的看法；還沒談戀愛了，就開始談家庭。第四我們談談對屬靈的認識；第五我們談我們屬靈的前途。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76年3月29日青年節，我們在孝柏家談了一整天。從早上九點談到下午五點，吃中飯、吃晚飯，然後回家。沒談完。接著4月5日又趕回來，我從屏東趕回台中。終於一天半談完了。回去幹嘛？禱告。禱告了兩個月以後，她覺得她的感受是很正面。我說，很好啊。我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其實在我的prayer list上已經有十幾個姐妹了。但是她說她有感動，那我就說好，因為其他人都沒有說有感動。結果就是這樣。

第二年，我準備畢業—6月4日畢業，我6月2日就回來訂婚。那時候就在韓婆婆家裡。其實韓婆婆開始的時候並不贊成，因為她對我和對她都很了解，她覺得我們兩個在個性上差別太大，她覺得不合適。等到我們確定要訂婚的時候，她卻把她的家打開。所以我6月2日訂婚，6月4日又趕回屏東參加畢業典禮。1979年1月21日我們結婚。所以我們是訂婚了以後才談戀愛。所以當人家講說婚姻是戀愛的墳墓，我有一點不大了解。因為我們是訂婚以後才談戀愛，那感覺多美啊！

我是1977年畢業的。談了兩年不到就結婚了。因為南珏是很保守的，我們訂婚了以後她才答應跟我出去，否則想和她約會都約不到的。所以我們是決定了婚約，才進行交往的。☞

後記：限於時間，訪談嘎然而止。吳正群牧師和徐南珏師母，日後在底特律中華福音教會推動基督化家庭事工，卓有成效。2002年11月，他們前來帶領我們教會的第一屆恩愛夫婦營（MER）；如今MER在我們教會，即將進入第30屆。他倆的故事，和他們的講課一樣地精彩，值得繼續追蹤。

採訪：張應元，陳一萍

錄音整理：趙麗麗，王芳，梁名沛，張應元

責任編輯：張應元，陳一萍

今年

9月底的一天早上，妹妹從中國打來長途電話說，母親自7月中昏迷入，住重症監護病房後，病情繼續惡化，一系列治療毫無效果。妹妹與我商量，母親的後事該如何辦理。回想母親大半生經歷艱辛，終於在晚年來美國探親時聽到了福音，接受了耶穌作個人的救主。既然母親從那時起已經成了上帝的兒女，我便平靜而明確地告訴妹妹，如果那一天到了，就按基督教的禮儀來辦。

母親於1935年10月出生在長沙城裡一個貧苦的人家。是長女，外婆以後又生了九個孩子，卻只有七姨媽和九舅舅活了下來。聽母親說，我有一個十姨，比我才大一歲，沒過三歲就得病去世了。母親年幼時因家裡貧窮，沒吃過一頓飽飯，更別說讀書了。從小幫家裡幹活，並照顧弟妹們。外公在建築工地打工挑磚頭，四十多歲時，一次不當心從腳手架上摔下來，成了終身殘廢。外婆患有心臟病，全家的生活重擔從此就落在我母親的身上。

母親勤勞能吃苦，樂於助人，曾在街道居委會工作。五十年代中，她被招到一個國防事業單位的招待所，做服務人員，並在那裡認識了我的父親。從那時起，她才有機會掃盲識字。那時，招待所住了一些來華援建的蘇聯專家，沒有多少文化的母親，居然在受訓中跟著學會了幾句俄語，非常受用。四十多年後，當年曾認識我父母親的蘇聯專家再度訪問中國，還專門來拜訪我父母，感謝他們當年的幫助和照顧。

五十年代末，父母因工作需要被調到了南昌，母親被安排去做總機電話接線員。十年文革期間，母親工作責任心強，被派到食堂去做班長。那些年，她起早摸黑，非常辛苦。七二年，母親正懷著我弟弟，仍然挺著大肚子，跟其他同事一樣照常工作。她就在那時得了高血壓，並伴隨終身。

文革期間，全國中學生參加大串連。我在廣東的堂姐，還有在廣西的表哥表姐都搭火車來南昌我家住過。雖然家境困窘，母親總是傾家裡所有來款待客人。有一個廣東老家遠房的表弟曾在南昌附近的向塘當兵，每逢節假日他都來我家，就為感受家的溫暖。我高中畢業時，趕上國家政策改變，每家可以選擇留一個子女在父母身邊而不去農村，母親說就讓我留下來。後來我離開家去了外地當工人，母親省下錢為我織了件純羊毛的絨衣。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母親就託人幫助收集高考複習資料，甚至手抄材料。感謝神，我有幸成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

信耶穌吧， 這是後半生的真正依靠

追思我的母親

許惠娟



生。母親送我上大學時對我說，這下好，從你工作離開家後，越走越遠了。真的，我後來居然跑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

我和先生結婚多年沒有孩子。當我終於在高齡懷孕時，我父母不辭辛勞，帶病遠度重洋，來照顧我和剛出生的大兒子。後來小兒子出生後，父母曾兩年內四度長途跋涉去北京的美國領館辦理簽證。因諸事煩勞，當簽證辦成之時，母親的血壓變得很不正常。因著愛，母親依然同父親於1999年9月啟程來美國。不幸的是，她終於在美國病倒了。她語言不通，半身不遂，心裡十分害怕。我當時也因急症住院，家裡原先聘請的保姆，是基督徒，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主動來到醫院幫忙照顧我母親。

保姆在我父母到來之前，幫助了我們看孩子，也常常向我們傳福音。那時我們根本聽不進去，還挺反感。後來母親出院了，但她心情一直非常低沉。那時教會的李師母和羅伯伯幾度來我家探訪，安慰我母親和家人，並向我們全家傳福音。父親和先生很快就接受福音信了主。

幾個月後，我父母準備回國。母親對我說：“信耶穌吧，這是後半生的真正依靠”。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13節說：“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媽媽一生無論是貧困，還是經濟寬裕，總是將最好的給我和我的弟妹們以及其他有需要的人。母親雖在晚年病倒了，但卻遇見了永恆的主，得到了永生的盼望，從此她生命的意義不再一樣。

母親回去後，因血壓極不正常，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之久。有一天，忽然有一位素昧平生的基督徒姐妹到醫院探訪她，給她帶去很大的安慰。出院後，父母常常一大早趕著去教會聚會，非常喜樂地聆聽神的話語。2002年，父母雙雙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母親還把他們受洗的照片拿給我，並經常為我們和其他親友們禱告。

兩年前，母親被珍斷結腸癌。從診斷到手術，家

人都沒有告訴她實情，直到後來單位報銷醫療費用需要她簽字時，才告訴了她。母親很堅強，沒有怨天尤人，反倒安慰家人。她能自己做的事，決不麻煩他人，照樣行走上下四層樓，出門購物辦事。先生說，近些年來每次他回國停留我家，母親都要陪他出門走走。已往每年我都回國探父母，同他們住兩星期左右。2015年春節前後，我利用假期回南昌與父母同住了五星期。那時，母親的身體已經非常瘦弱，很少出門下樓。她平靜地對我說，她快要去見主的面了。

今年七月中，母親突然急診住進重症加護病房，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我從妹妹的電話裡得知消息後，趕緊買了次日的機票直奔南昌。兩天後，我來到母親身邊，她已處於昏迷狀態。因為病房裡住了六個重症病人，我只能在有限的探訪時間內輕輕為她禱告、讀經文和唱詩。偶爾她會眨眨眼，流眼淚，但已經沒有交流。兩個星期中，母親病情不斷惡化。這期間，我也找機會和尚未信主的弟弟妹妹談論基督徒的生死觀，讓他們了解什麼是基督徒更看重的生命，相信耶穌基督，就得著永遠的生命。

兩個多月來，醫生和我弟妹們都盡了最大努力，但是母親還是到了彌留之際。雖然父母因年老體弱，已有幾年沒有去教會參加聚會，當妹妹詢問我該如何處理母親的後事時，我還是建議她去請當地曾為父母施洗的教會的牧師來為母親做一個禱告。感謝主！那間教會的牧師不但差同工來為母親做了禱告，而且還在三天內幫助安排了全部追思禮及葬禮。上帝的慈愛真是長闊高深，遠超出我們所求所想，上帝的恩典豐富豐富夠我們享用！

妹妹告訴我，母親臨終時面部表情很平靜，很安詳。弟弟說，媽媽的墓碑上有一個天使的圖案。是的，母親終於歇了地上的勞苦，回到天家，永遠安息在天父的懷裡。在那裡，再沒有眼淚，沒有痛苦，沒有悲傷！親愛的媽媽，您安息吧！期待我們天家再相會的那一天！☪

責任編輯：張應元

七年

--為紀念愛女崔笑寧而作

崔振中，張淑琴



編者按：崔笑寧 Amy Cui，1989年4月2日生於河北唐山，1999年隨父母來美國，2004年夏來到波士頓。她興趣廣泛，性格快樂，樂於助人。2005年8月被診斷出罹患惡性腦腫瘤，手術後三年內病情反覆發作。笑寧以堅強意志配合治療，堅持上學，成績優異，多次獲獎。2008年夏高中畢業，九月開始大學生活，其時腫瘤已擴散。她用生命的最後力氣，完成了期末考試。2009年1月5日，笑寧在CBCGB決志信主，投身到主的懷抱，1月28日安息主懷。她和父母的見證，詳見《心版》第八期的封面故事『無盡的恩典』，與第十期的封底文“給Amy”，及第20頁『你帶著微笑離開』。

七年，也許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光飛奔七年，那是七光年
可以到比鄰星來個往返

七年，似乎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孤潔的明月依然掛在天上
不知不覺中，經歷了八十六次缺和圓

七年，應當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家裡那不知疲倦的鐘，滴答滴答
時針已轉過了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圈

七年，的確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稚童已長成少年，黑髮人變成了白髮人
然而不變的，是家人對你的恆久思念

二

Amy，我們的孩子，你走了整七年
那時還曾經是懵懵懂懂的妹妹
現今她已在學校讀書，是第七年

笑寧，若多給你七年
你或許已是執照醫師，替痛者診病
還能用你燦爛的笑，送給病人溫暖

七是一個完全的數字
七年的時光似乎足夠
纏裹我破裂的心，擦乾母親的淚眼

可是，七年前又彷彿像逝去的昨天
不然為何在七年後，傷痛依然
心裡淌出的血，殷紅似以前？

七年了，思念的苦水浸泡我心
靈魂的黑屋，渴望光明
卻又很難完全推開，那道厚重的門欄

上帝啊，你賞賜生命，又收取生命
可是，當你懷抱Amy而去時
為什麼沒有問一問我們，願不願？

七年了，我一直懷揣內疚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為何沒有捨得
給你買個好相機，你曾渴望一架單反

七年了，我一再懷抱遺憾
為何沒捨棄一點工作的紛繁
到阿拉斯加，我們一起看那美麗的冰川

Amy，七年了，雖然有太多遺憾
天空的明月和滴答的鐘聲，時時在提醒
你就住在隔壁，而不是在七光年之遠

三

七年了，我渴望那來自天上的光
驅散我內心的灰暗，我知道
在全能者愛的懷抱，你無需面對世上的艱難

七年了，我時刻祈禱
天上生命河的水，滋潤你的靈魂
世間的污垢，不會再給你任何腐蝕與污染

七年了，許多花兒開了又落
花開了、歡笑，花落了、悲鳴
只有在上帝的溪水旁，花兒才能常艷

Amy，你在地上生活不到三個七年
但父母深知，你得到永恆者的恩典
不再需要十個七年，才變得美滿、完全

四

笑寧，我們的孩子，二十年的腳踪太短
但我們為你驕傲，因為你的光彩
照亮了，從你身邊走過的很多人

笑寧，二十年的腳踪的確太短
但你的感恩、歡笑、堅毅和樂觀
即使用十個七年的歲月，也盛裝不滿

笑寧，我們為你感恩
有幸能夠與你同行這二十年
讓我們體驗了，生命綻放的美麗和尊嚴

Amy，七年時間似乎很長，卻又很短
七年思念，如七光年那麼遙長
卻又如那時鐘滴答，時時刻刻在心間

Amy，我們的女兒
在永無痛苦的聖城中盡情歡跳吧
上帝的光漸漸照亮我們靈魂的黑暗

爸爸、媽媽，還有妹妹
思念你，儘管依然是刻骨銘心的痛
讓我們飽含盼望與你重逢，在天國裏團圓



作者簡介：

崔振中夫婦2004-2009在我們中間一起敬拜主，他們分別於2007年的103屆與105屆洗禮中受洗歸入主名下，屬庇哩亞團契；2009夏遷居馬里蘭州迄今。

責任編輯：張建、陳一萍

不盡思念

—給CBCGB的肢體

崔振中

感謝主，我們雖然經歷水火，痛失愛女，但神一直不離我們左右，時時刻刻在保守眷顧我們，賜下足夠的恩典給我們。

我們2009年夏天因工作變動，離開波士頓，搬來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居住。我在NIH (國家醫學研究院) 繼續從事神經科學相關的研究，淑琴在HHMI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基金會) 的Janelia研究所，從事基因定點突變構建轉基因大鼠和小鼠的工作。兩個人的科研工作都頗有成果。小女兒Lena，現在就讀馬里蘭州蒙郡Takoma Park 中學 (Magnet) 讀書，喜歡科學、計算機科學等課程，喜歡游泳、自行車、魔方、網上游戲，學習演奏笛子和雙簧管。這一切都因神的保守和托住，如同詩篇115:1所言：“耶和華阿，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的名下。”又如詩歌所唱：“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神！”

我們參加馬里蘭州洛城基督福音教會 (Rockville Evangelical Mission, 簡稱REM) 的主日崇拜，並參與教會的服事。我們一家一直不能忘記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CBCGB)，特別是庇哩亞團契給Amy和我們家的關愛、幫助和扶持。在此深深地感謝你們大家。

過去六年，我深深體會羅馬書8:35-39的話：“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也體會了哥林多後書1:4，保羅所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但願我們繼續彼此代禱。☺

責任編輯：陳一萍

時光倒回十年前 (2005) 的某一天，忽然一句曲調進入我的腦海，我當時很奇怪地哼出了這句詞，“主祢愛我何等深”。當時我在想，這調是否是來自某首聖詩？但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求證，我無法找到任何我熟悉的詩歌中有這麼一句詞或調。難道是聖靈賜給我的？

接下來，我就開始隨著思路，去創作我當時定名的這首歌《主，祢愛我何等深！》。在看似很順利的過程中，我把頭兩段的詞曲寫完，但從此就再無靈感了，怎麼寫自己都不滿意。我一度就放棄擱下了。一晃就是將近十年過去，我本以為聖靈已停止對我寫這首歌的引領。

兩年前，有天在哼着一首抒情歌的時候，忽然哼出了一段共四句的曲調。我起先以為是出自該歌的調子，但經過查證後，卻與該歌毫不相關。更沒想到，當我唱着十年前完成的那兩段，然後接着唱這一段的時候，發現這段居然是那麼美的副歌，我一鼓作氣就完成了這首十年之歌。

很巧合的，我正是在2005年參加了司提反事工。十年來，神賜給我一個不撤退的毅力去事奉祂。在教主日學的歲月裡，我多次把《腳印》的故事講給學生聽。說到有個人回頭看他的一生，發現他人生旅途當中很多時候都有兩對腳印：一對是他自己的，另一對是主耶穌的，主在伴隨他走。但卻也看到，很多時候只剩下他自己

一首十年後完成的歌

楊亞剛

的那一對腳印孤獨地在走。他發現，那些都是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時刻，就對主哭喊著說：“主！祢為何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時刻離開我？”主回答他說：“孩子，在你人生最痛苦的時刻，你已軟弱無力能行，是我抱着你走過的，你再看看那些腳印不是你的，而是我的！”

有一天，忽然聖靈喚醒了我的心靈——是的，就是它了！《主，那是祢的腳印！》這首歌就這樣應運而生了。我更改了原來的歌名。更奇妙的事發生了。司提反事工的同工石晶姊妹的女兒丁香在去年畫了一幅畫：在一個以落日餘輝為背景的昏暗的沙灘上，遺留了一些腳印。那幅畫是高中的得獎之作。丁香告訴我，在她的腦海中，她畫得是主耶穌的腳印。幾乎是同時一曲一畫，不約而同地全在讚美主，這是巧合嗎？不是的！那是聖靈的帶領！

2015年8月23日，司提反事工的弟兄姊妹在主日獻唱了這首歌。有人告訴我，他（她）們感動的流眼淚了。是的，是畫和歌裡的那位“主”感動了他們。願此文能帶給在患難中的弟兄姊妹們一些安慰。仰望主！因為祂一直在你我身旁伴隨我們，阿們！

責任編輯：吳京寧

主，那是祢的腳印 楊亞剛 詞曲

主祢愛我何等深，十架為我留釘痕，
每當傷痛流淚時，是那釘痕安慰我心。
主祢愛我何等深，時常伴隨在我身，但
在我生命最痛時，為何留我獨自一人？
孩子在你人生最痛時，你已軟弱無力能行，是
我抱你在我懷中，抱你走過那段路程。
主祢愛我何等深，求祢赦免我小信，
我已仔細看清了，主，那確是祢的腳印！

母親的生命之旅

陳一萍

母親 陳李汝英女士，1926年農曆四月二日生於福建省九龍江畔的華安縣城。父李國寶公於城內經營鹽館，在地方上頗負盛名。親友來往很多，都稱他寶公。母林氏為人善良熱誠，對社會底層的人尤有愛心，常招他們到家中用餐，就連撿牛糞的人也不嫌棄；人稱她寶婆。

母親從小隨著哥哥到學校上學，1938年因抗戰的緣故，英美教會合辦的尋源中學遷至華安縣城外的草坂鄉，母親得以有機會，進入尋源中學就讀。在班上，她常是唯一的女生。母親到年老臥病的時候還能背唱她中學所學的詩歌，甚至一看到牆上所掛十字架，就立刻能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唯靠耶穌寶血。”

母親二十歲，嫁給了父親陳紹仁先生。次年生了長子，讓公婆萬分高興，因此成了公婆的寶貝媳

婦。1949年8月父親病重，又逢河山變色；明光二叔冒險相助，全家得以在台繼續綿延發展。母親以二十三歲年輕的大小姐、少奶奶身份，一夜之間，成了凡事雙手操作、雙肩挑起的家庭主婦；展開了台灣三十七年（1949-1986）的各階段。母親一生共生養了九個孩子，包括夭折的三個。

在那買不起洗衣機、瓦斯爐的年代裏，每件衣服、每一雙襪子和球鞋，都由母親雙手搓洗折疊；每一頓飯，都由母親經過數小時引燃煤球煮出來。母親在百般的艱難中，始終與父親夫唱婦隨、形影不離，並陪伴我們成長；為我們提供了穩定成長的環境，使我們都能完成學業，並留下許多珍貴的回憶。如今，我們都已長大成人、成家立業；也都能盡一己之力，服務人群、服事神；這都是母親平日諄諄教誨，以身作則，身教言教的結果；而她敬虔愛主的榜樣，更是我們一生的祝福。

原來母親自幼在家鄉，除了上教會學校之外，還隨著蘇堤柳牧師的女兒一起去教堂作禮拜。福音的種子到了台灣發芽長大。1952年，母親在桃園衛生所一位護士的帶領下受洗歸主；從此母親對神的信靠堅定不移。雖遭親友非議，家中始終未設牌位。1986年，母親隨父親移民來美，依親長子、長媳生活，並加入南培城華人浸信會大家庭，在神的家中，母親享受肢體之愛，並享受詩班練詩的快樂。

母親平日最好讀經，直至晚年仍堅持每日讀經，最喜愛背誦經文；直至失憶，仍不忘禱告，常是禱告完站起來又跪下禱告，一日數次；直至失語，仍渴望讀掛曆經文，尤其喜歡兒孫們為她讀經。失憶前，母親非常勤學好問，平日讀經，總不離字典，遇不懂的字，必查字典；並抄寫經文，以此為樂；且活到老學到老，住在醫院時仍不忘學英文，為要與工作人員溝通。



故此，母親留給了我們四項最寶貴的屬靈產業，就是：對神的敬畏與誠實、對人的真誠與正直、對事的認真與堅忍、對學問的求知與探討。

母親於2011年初診斷罹患肺腺癌與大腸癌；她仍堅持每日走路的習慣，她的毅力與恆忍，使她一直走到2013年年底。自2014年元月開始，母親因體力耗盡，數度進出醫院與療養院之間；然而，因她對神的信心，心中篤定平安，面上常帶笑容，躺在病床上常唱：“世界無可誇，歸家吧！歸家吧！不要再流浪，慈愛天父伸開雙手渴望你回家！”

雖然母親的肉體一日日地衰殘，她卻飽享天倫之樂。她的長子、長孫每日按時陪伴，另外四個兒子、一個女兒，以及十二個孫輩與兩個曾孫，也不時搭機或開車前來探望。她的次孫小時候，奶奶餵他吃飯，長大了帶著妻子餵奶奶；就是曾孫女也餵祖奶奶吃飯。

景淵舅舅是母親在世唯一仍存的親弟弟，骨肉闊別四十載，重逢全是主恩深；他和舅媽不遠千里數度前來敘舊。

母親住療養院期間，我們四代同堂，為她慶祝了九十大壽、也為她和父親慶祝了結婚七十週年鑽石婚，更與她共度了在世的最後一個母親節。

母親於2015年8月21日息了地上的勞苦，先一步抵達天家。

母親的一生見證了神的信實與聖經的可靠。正如箴言31:28-30所說：“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後記


母親走後，我為她整理衣物和筆記，心中充滿感想：

1. 物質給出去—凡屬物質，無論錢財、名聲、權勢、地位，皆不久留；用得著的、用不著的，遲早也必全給出去。倘若不想身後麻煩兒女，就得生前自己處理。摩西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若要自己處理身後遺物，恐怕不到七十歲就應該開始，逐步邁向“只給不收、只出不進”；唯有如此，才能完全給出去、給得合宜。

2. 屬靈品質傳下去—言行、舉止、品格、個性、習慣，無論好壞，卻是一代傳一代。但願我們傳承給兒孫的，都是從神而來一切的美善。

3. 生命交回去—再好的夫妻，也要被死亡分開；再好的天堂路，也是自己獨行。每一個人都是單獨朝見神！“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傳道書12:7）。我們屬靈的生命，必要向祂交賬。

總之，物質的東西，再多、再好，終須“給出去”；因為帶不走。能傳承的唯有品德，還活著的時候就要栽種，才能“傳下去”。而最終我們的靈命，必要“交回去”給神，向祂負責。

誠然，生命是神所賞賜給我們的禮物；發揮生命恩賜榮神益人，則是我們所能回報於神的禮物。今日，我們還活著，就是機會！

責任編輯：潘瀾



編者按：疾病、死亡、恐懼、憂慮，日日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甚至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如何能超越在这一切之上，而平安地度日呢？請聽姐妹們發自內心真實的感恩。

從恐懼到讚美 徐珍蘭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求主應允我、憐恤我，讓我不再為疾病哀哭，

反倒為我換上喜樂的心，好叫我的靈歌頌祢、稱謝祢，直到永遠！

2015年11月18日是姐妹會感恩節分享的日子，也是我手術後的第26天，感謝神！由我剛開始手不能提起來，腋窩像拉緊的弓，到今天神的保守，自己的鍛鍊，我已可以把手高高舉起，向高山遠望。哈利路亞，讚美主！

我想大家都有親戚、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得過癌症。我們也都懂得用鼓勵的話語、正面的信息、信仰的交託，來安慰病患。原來當事情臨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是多麼的徬徨失措，多麼的難過！

那天我的家庭醫生打電話過來的時候，我正在開車；我用顫抖的聲音問她是否壞消息，她說是。我對她說：我正在開車，要把車停下來，才有力量與她繼續談話。醫生用很平淡的聲音告訴我得乳癌，和化驗的病理診斷結果，叫我聯絡手術醫生，就掛線了。

我好像電影的主角一樣，頭按在方向盤上大哭，耶和華呀！求祢可憐我，因為我軟弱，耶和華呀！求祢醫治我。

往後的日子是上網、不停地上網尋找乳癌的資料。在等待手術的20天，因為內心軟弱和恐懼，日夜流淚，在急難中我只有求告耶和華。我懇切地禱告，耶和華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祂是我的倚靠，我要對神有信心，神必打退我身上的敵人！

今天我的手術已恢復，準備接受另一挑戰——“化療”。我已鈎織了一個

髮套，記得那天當假髮套在頭上，望著鏡子，看到的並不是美麗的髮型，而是憂傷的我，內心有說不出的苦，眼淚就滾下來。我的情緒起伏不定，內心沒有平安；求主憐憫，挪去我心中的大山，全心全意倚靠耶和華。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求主應允我、憐恤我、脫去我的哀哭疾病，給我換上喜樂的心，好叫我的靈歌頌



真實的感恩

祢、稱謝祢直到永遠！

主恩數不盡 徐寶珍

“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我是一名血癌康復者，康復了十八年。神在我的身上顯現出祂的榮耀，祂保護我、看顧我、醫治我的疾病，使我每天沐浴在祂的愛中和恩典中。祂的恩典充滿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福杯滿溢，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詩篇23:4）。

十八年前，我的身體突然覺得非常軟弱無力，連走路都感覺困難，我病倒了。經過醫生的診斷和血液的檢查報告，獲悉我患上癌症，而且是血癌（白血病），晴天霹靂的惡耗！為什麼是血癌？這種非常可怕，奪去許多人寶貴生命的癌症，竟然發生在我身上！病魔血癌為什麼偏偏選中我？我與你有何相干？我呼喊著…為什麼要攻擊我？推我到懸崖邊，把我推向死亡，破壞我家人的幸福。病魔實在太惡毒，太殘忍！那時我內心充滿憤怒，憤憤不平。

我痛哭，我向神禱告，祈求主耶穌基督，祈求祂的恩典，保護我，帶領我跟這個病魔爭戰到底。我深深相信，神的恩典夠我用，祂一定加添我力量、信心，扶持我完成所有的治療，使我的病得痊癒。我會得勝，因為神與我同在。治療前我已被祂安慰，滿懷信心，哈利路亞，讚美主！

治療需要住院六個星期，交替進行注射藥物的化療，和抽取骨髓的檢驗。注射化療的藥物使我嘔吐、反胃、肚瀉、軟弱、無力、沒有胃口、沒有味覺、而且脫髮，十分痛苦的折磨。而抽取骨髓時插進骨頭的針，更讓我痛不欲生。





單洪完伯母安息禮拜

感謝神的恩典，賜我力量，領我常常禱告，有了感恩喜樂的心來對抗病的攻擊與痛楚。神實在太奇妙，每次我向祂禱告，我的疼痛折磨就會慢慢降低減輕，使我能忍受。哈利路亞，讚美主！我順利完成了六個星期的住院化療，身體也漸漸康復。

誰知道，十五個月後，這個討厭惡毒的病又回來攻擊我了。為了更有效地治療，醫生建議用新的骨髓移植治療。這也需要住院，注射藥物清除全身原來的骨髓，然後移植新的骨髓，在身體內增生又新又好的血液，使白血病痊癒。移植的新骨髓必須完全吻合我的骨髓，而我唯一在美國居住的弟弟，是最佳人選。感謝神，祂已經預備，我不需要為找合適捐骨髓的人擔憂、等待、受折磨，可以立即動手術。我的移植手術很順利很平安，住院五星期就出院了。哈利路亞，讚美主！

回家後三星期，發現我的腸胃受藥物損傷，須要住院控制飲食，輸進身體所需營養素。感謝神，祂為我預備了一間舒適寧靜、可以觀看日落美景的房間，有醫生護士細心照顧，使我在那個酷熱的夏天，不必每星期三天往返診所複診，得到完美的休養。哈利路亞，讚美主！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篇23:2）。

康復後不久，我受洗成為神的兒女，服事主日學辦公室，也參加姊妹會，學習耶穌教門徒的彼此相愛，學習靠著主忠心服事，為有需要的人禱告。這十幾年我曾因其他的毛病，住過幾次醫院，在我擔心害怕的時候，不再只是自己禱告，我也請姐妹們幫我禱告，神的恩典就更明顯了。

這是我的生命見證，主耶穌基督是我在患難中所依靠的真神。感謝神，現在我能健康地見證祂，在我生命裡滿有恩典的作為。我祈求，病痛患難中的弟兄姐妹也能靠主，常常喜樂，常常感恩，不要灰心。主

耶穌基督的恩典豐盛有餘，使我們可以靠著祂，戰勝病魔、脫離患難、歸榮耀給神。

禱告的能力 單昭琪

“多禱告，多有能力；少禱告，少有能力；不禱告，沒有能力。我們要常常禱告。”

2014年九月週三姐妹會的禱告會上，有姐妹為家人尚未信主迫切地禱告，我不禁脫口而出：“如果單媽媽能信主，誰不能？”

單媽媽能信主是個奇蹟。她一直認為凡事要靠自己；教了四十餘年的書，她不僅是位嚴師也是個嚴母，我們當晚輩的只有聽她話的份。即使十年前她得知長了腦瘤，也不曾想信耶穌；只是想辦法如何運動，如何改善飲食來強身。四年前醫生診斷不能開刀了，瘤已經太大了，有生命的危險。即使到了那個節骨眼，她仍很剛硬，只是變得不愛說話，心事重重的樣子。可是我們當兒女的就著急了。心想手術危險性那麼高，母親也已八十二高齡，而她又尚未信主，所以我請一些姐妹迫切地為她禱告，希望手術順利。

感謝神！祂行了奇事，兩天的開顱手術，母親平安度過，而且恢復得極好。更奇妙的是母親開始上教會了。每星期日早上，除非身體不適，她總是精神愉快地早早就預備好，等我們一起上教堂去敬拜。起先得用輪椅推她，沒法站立，後來只須拐杖，而且可以扶著椅背站立；除了主日崇拜，後來主日學和週三姐妹會她也都參加了，而且總是滿臉笑容，非常享受團契生活。我們不知道她對耶穌認識有多少，但是她的慈祥及她的好胃口，實在都讓我們相信神聽了大家為母親的禱告。

果然，不久之後，當張子義牧師問她是不是該受洗了。她竟然點了點頭！當時我和弟弟昭琛聽了都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懷疑她腦子是否有問題，我們只能為她受洗的事不停地禱告。2013年7月4日是她受洗的日子，她開心的樣子，我至今難忘；當時我內心的激動，比起我自己受洗那天，是有過之無不及。

母親受洗的經歷，讓我再次領受了禱告的力量。因為我們除了盡力做好當兒女的角色，照顧她之外，什麼事也做不了，也就什麼事都沒做。是神的恩典、神的憐憫和神的愛，讓母親享受了兩年做為神兒女的一切福份。

2014年母親的腦瘤復發，突然無法言語，不能吞嚥，也無法行走，大小便也失控。主治醫生的觀察是，這些現象顯示了母親的時日不多了，他們已無能為力，要我們停止餵食，讓她慢慢地離世。這突如其來的宣告，我們完全不能接受。心裡沒有預備好不說，慌亂得不知所措，到底該如何是好？只有求告神，不斷地禱告求神讓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讓我們不害怕，不慌亂。

感謝神，禱告不只是安定了我們的心緒，許多事也一步一步地有了讓我們放心的安排。首先，兩個住院醫生都是東方人，能了解我們做兒女的心情，同意給母親裝胃管。然後證明這個決定是對的，因為母親神志清楚，拿食物放在她嘴邊仍有想吃的樣子，並不是不再願意吃東西，而是無法嚥食，所以幸好沒有聽主治醫生的建議。媽媽又多陪我們七個多月。這期間知道孫女要結婚的消息，遠地工作的外孫回來探望她兩天，孫子和孫女們及孫女婿也常常回來看她。對孫輩而言，少了好些遺憾，畢竟奶奶曾悉心照料過他們。

其實母親在床榻的七個多月，若不是藉著禱告支取力量，我不相信我能撐下來。這七個多月在家的安寧照顧，雖然有護士和看護每週三次，每次一小時來幫忙，以及家人從旁協助。但是大部份時間是我獨自面對各種狀況，尤其是頭兩個月，我根本不敢熟睡，總是盯著母親的呼吸。母親不能說話，無法表達是否吃飽，所以胃管的餵食要少量，若有拉肚子或反胃就要調整每小時進食量，甚至要停止一段時間，等得不拉肚子再繼續。長時間臥床容易生褥瘡，就得每兩三小時為她翻身一次。還要拍打以防痰積在喉頭，使呼吸困難。更別提要時常檢查大、小便，有時意外滲出，尤其在夜裡，不換就容易感冒。經常按摩等於幫她做運動，是很重要的工作項目。

一次驚險的狀況，若非神的幫助，後果不堪設想，那是胃管滑落的事。有個週末不知為何胃管掉出來，直覺讓我立刻插回去，繼續餵食，因為印象中記得如果不插回去，那“洞”的肌肉會很快長合了，若真如此還得進醫院再打個洞。當醫生的大姪女正好那週末回來探望奶奶，我告知該狀況後，她認為暫時不要餵食為宜；因為她擔心胃管是否插入胃中，萬一插入腹腔就很危險了。這一聽可嚇壞我了。擔心錯誤已經造成，直到一天半後去醫院照了片子，確定沒事才放心下來。

神真是我隨時的幫助，藉著禱告我有了力量，讓我在七個多月照顧母親的這段時間，身體健康、體力充沛。即使夜裡每兩三小時就得起床給母親翻身，也不覺得累。同時我深深地感受神的愛充滿整個家，不只是家人同心照料，我們遇事在禱告後都能沉穩面對；愛讓我們不懼怕，從母親的眼神中也看得出來她有平安，她不害怕。

詩人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十六歲就蒙神揀選為繼承掃羅的君王，但他仍經歷了六年的逃亡生涯，直至三十歲才登基為王；這期間，他不是沒有恐懼，他也未嘗不受盡各種磨難，但藉著禱告和對神全然的信靠，他心裡堅固（撒上30:6b）。

感謝神，給我機會陪伴母親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因為陪伴，我和母親的距離拉近了。曾經她是嚴肅地高高在上，而今是親密的母女關係。更高興的是她已在天家與父親相聚，和馬伯母、賴伯母、劉媽媽…，一起在天上開姐妹會。而有一天我也能與她在那美好的家鄉再聚首。

心被恩感 吳二芸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
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我於2012年9月29日在張路加牧師的佈道會上信主，信主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參加團契。2014年12月宗蓓姐介紹我來姐妹會。時間過的真快，轉眼間已經一年了。

我來到姐妹會最大的收穫，是開始慢慢懂得了一個基督徒該怎樣活出自己生命的價值，怎樣從一個吃奶的信徒成長為一個吃乾糧的門徒。姐妹會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感動了我。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宗蓓姐。在這一年來，無論是在交通上還是在我靈命成長上，她都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我深刻的感受到，我們這些屬靈上年輕的基督徒非常需要在神的家庭裡有一位靈命年長的姐妹來幫助和帶領。

2015年在姐妹會放暑假期間，姐妹會幾位姐妹組織我們每週三在網上一起學習《希伯來書》。說實話，那段時間我女兒生老二，家裡事情比較多，我就想退出學習小組。我給姐妹寫了封郵件，提到這個想



法。沒想到姐妹打電話來鼓勵我，並溫和地對我說，我們基督徒應該把握讀經學習的機會。因為她的鼓勵，我堅持下來了。現在回頭看，那段時間的學習讓我受益匪淺。我每天打開經文，都覺得聖經裡面的每一句話都是對我說的。好像神就在我身邊，祂總是知道我在想什麼。就像希伯來書第十二章十一節中說：“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還有一件事情我想分享。我有一位慕道朋友從中國來這裡，短期探訪她的兒子。我邀請她來姐妹會。她十分喜歡姐妹會這種小組查經討論式的學習聖經，她不明白的問題總能經過討論得以解決。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她終於開始明白為什麼自己是罪人，為什麼耶穌基督會為了她的罪而死，為什麼耶穌基督死後三天的復活給了她永生的希望。這些問題解決了，就在暑假結束她回國的前一天決志信主，將自己的一生交托給了主。看到她的喜樂，讓我十分受鼓舞。

2015年秋季姐妹會開學，張師母在同工會上說了一句話，讓我十分受鼓勵。她說，神給我們的恩典如此浩大，事奉神乃是我們心被感恩自然的結果。如希伯來書第十二章二十八節所說：“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我也很感謝班長小鶯讓我加入同工的隊伍，給了我這個事奉的機會。我非常希望能同姐妹們一起在神的家裡，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主！你是何等的愛我 張勇麗

“耶和華啊，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有福的。”

我發自內心，不止一次問這個問題：“主，你為什麼這樣愛我？”

我深深知道，我是一個罪人。作老師的時候，我對學生發怒過；作媽媽的時候，我對女兒動手過；作女兒的時候，我對父母不敬過；作妻子的時候，我對丈夫刻薄過；作朋友的時候，我對朋友敷衍過……。我是個徹頭徹尾的罪人哪！神，你為什麼還這樣的愛我？

當我決志做你的兒女，你的愛就充充滿滿在我的心裡，你的恩典就充充滿滿的在我們這個家裡。因著你，我們兩個teenagers的孩子都能一起讀聖經中的箴言，以此來教育和自我要求；因著你，我們成

年的兒子在母親節的時候不僅送禮物，還稱呼我這個繼母為：“媽媽！”因著你，我開車吃了罰單，還不住的感謝你。

因為我們前一天正好讀到《箴言》3:11-12，“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在白天一天我都在想：給妹妹換一個什麼車？還說妹妹和外甥對我很重要。週日慕道班才講，“Love Lord first”（馬太福音10:34-39），心裡卻一直在想：怎麼把外甥弄到美國來讀書。一廂情願的安排這個，佈置那個，完全把神忘在一邊，不讀經，不禱告，傍晚送孩子游泳的路上就吃了罰單。

感謝主啊！因為吃罰單，你讓我清醒了，我這個自高自大的人，以為自己是主宰。為女兒計畫，為妹妹計畫，為家裡人計畫，一邊說交托交托，把一切都交給神，卻一邊還計畫籌謀。神為每一個人早已預備了一切，正如我們《創世記》47章約瑟的經歷告訴我們，神一切都早有安排！感謝主，讓我認識神的愛是公義的愛！我蒙主的恩典，正如《詩篇》94:12，“耶和華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有福的。”

我曾經行在死蔭幽谷，恐懼、憂慮佔據了我的心。我的信心搖擺了，不再去教會，不再讀經，心裡想著follow my heart 去做事。就是這個時候，我以為follow my heart會很高興，其實不然。我的心裡沒有平安，我真正嘗到了什麼叫沒有平安。因為所行的事情不蒙神的喜悅，所以心裡就沒有平安。正如阿摩司書8:11所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我沒有聽主的話，背離了神的道，所以沒有平安喜樂在心裡。

我萬分的感謝讚美主，祂警示了我，沒有讓我在背離祂的道上走很遠，當我回頭轉向祂的時候，祂依舊在那裡擁抱我，讓我重新嘗到了內心的平安和喜樂。我敬畏你，我的主，我的神！你是何等的愛我！我感謝讚美你！

作者簡介：徐珍蘭、徐賽珍、單昭琪、吳二芸與張勇麗，皆屬週三姐妹會，第二篇成於見證會後，其餘四篇均講於感恩節見證會中。

責任編輯：夏宗蓓、陳一萍



溫暖滿人間

張紅星

2015年12月12日早上，我有幸第一次參與了教會的“溫暖滿人間”活動。這是教會社會關懷部每年都舉辦的活動，旨在給無家可歸者提供一些安全過冬的幫助。

今年這次活動主要由庇哩亞團契負責。參與活動的還有其他團契的幾位弟兄姊妹和一些年輕人。具體任務包括：一，用教會的活動經費購買新的保暖內衣；二，鼓勵弟兄姊妹捐獻新的或可用的棉大衣、毛衣、帽子和手套之類的衣物；三，把收集到的這些衣物分類包裝；四、準備福音單張及聖誕祝賀信息等；最後，是把衣物送發到需要的人手中。

我們從一個基督徒開的商店購買了一百套保暖內衣、手套、襪子和帽子，還有一些女褲。當店主得知這些是要送給無家可歸者的，就特意給我們非常優惠的價格。團契負責人馬宗奎弟兄做事很細緻，從製作宣傳牌、收衣物、整理衣物到安排車輛、人員等等，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大家的熱情極高，週六（12日）一大早，七點剛過就準時來到教會集合。緊張的裝車之後，大家就向波士頓出發了，大約八點鐘很順利地來到了市中心公園Boston Common。這日天氣晴朗，一點也不覺得冷。這在12月份是極難得的，讓參與者和排隊等候的都不致太冷，真是上帝的恩典。因為街道路邊擁擠，車要停到較遠的位置，卸下的物品要弟兄姐妹肩扛手提運到目的地。大家沒有一人抱怨，協調一致，行動快速，很快就擺放好桌子和標牌，也把衣物按男女和尺寸擺好。

我們到達時，早有一些無家可歸者等在現場，我們請他們排隊領取。在公園裡，也有其他教會和慈善機構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品和其他服務。整個活動持續了大概將近一個小時。在活動中，弟兄姊妹們和

來領取衣物的無家可歸者之間有着良好的互動。他們中間還有人主動就聖經經文與我們討論、分享，甚至問我們是否有聖經分發，可惜這次我們並未準備。我們發現，他們對聖經的熟悉程度，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通過這次活動我有機會和弟兄姊妹近距離接觸，也更好地了解了肢體之間的配搭。大家有分發新保暖內衣的，有分發外套的，有維持秩序的，還有發放福音信息的，分工合作，井井有條。最讓我感動的是，旁邊有兩個弟兄親自“推銷”可用的舊衣物。他們細心觀察對方的體格大小，來推薦衣服給他們試穿，不合適的就再換一件，真是有足夠的耐心。其中一位弟兄說的話很讓我感動：“每送出去一件衣服，我就覺得幫助了一個人，心裡很高興”。確實，衣物能溫暖人的身，但上帝的愛能溫暖人的心！

附同工名單：包卓雅，費小茵，丁志萍，王雁，仲偉城，馬宗奎，張育紅，王林濤，張紅星，修勇，陳蓉，張衛國，李愛玉，李新宇，曾陽生，李逸先，徐立功，何煜光，Elizabeth Hsiu，Lucy Ma。☎

作者屬庇哩亞團契

責任編輯：吳京寧



這是我生平與妻子悅悅第一次踏上中國領土，旅遊東方之珠—香港，參加第九屆國際家庭更新協會的全球同工大會（12/5-8， 2015）。見到從北美、加拿大、英國、中國、香港、台灣、澳洲、馬來西亞總共270多位同路人，令人興奮。大家彼此言談之間，雖然素昧平生，心裏卻感到十分親切。我深信這是一批在末世被主呼召，在全球各地起來裝備與護衛中國家庭婚姻對抗撒旦攻擊的精兵。能夠住在沙田河濱、環境優美的麗豪酒店裏一面聚會聽講，一面享受佳餚及令人舒適的服務與美景，是出於香港家新同工們精心設計，真是讓人留下難以忘懷、美好的回憶。

開幕不久，邱清泰會長分享到竹君師母的追思禮拜時，哽咽了片時。他對妻子竹君流露出來的愛與思念，仍然是那麼真誠豐富。他心存與竹君再相會的盼望，加上以主自己為滿足的喜樂，克服了喪偶之痛，勇敢地帶領全體家新同工繼續往前。在大會中，他以赤子之心，表明他面對許多誤會與批評，以及一些曾經一起服事而離去的同工們的心態。他說，“我一生只有兩個敵人：一個是撒旦，一個是我自己。”那種在服事主的同工之間，沒有任何人是仇敵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說竹君師母，在臨終前不久，還特別交待，如果她過去曾經得罪了任何人，願意請求他們的原諒。另外，邱會長對於現在同工們諄諄教誨與提醒，讓我們獲益良多。我只能以自己記得的一部份與大家分享幾點：

第一、我們服事主必須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今天的服事必須依靠團隊，我們當中沒有任何個人明星。他說，“在家新服事的人，如果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想得著許多人的稱讚名聲，那你沒辦法走下去。那些自我膨脹，自高自大的人，就像一個氣球在天空中越飄越高，到了某個高度，自然就爆掉了。”的確，回想在家新帶領恩愛夫婦營，在營會每天晚上結束之後都有同工檢討會。除了正面鼓勵外，還有改善建議。所有絕大多數的改善建議都是出於對帶領

夫婦的愛心，盼望他們將來能夠帶得更完善，而沒有惡意的批評論斷或貶損。我們帶領夫婦都需要學習虛心受教，即使被指正的看法意見不見得正確與公平，也要有接受指教的風度。我個人不只一次，看到家新的主要同工站在台上，在眾人面前，剖析反省自己不適當的作法和動機，向著同工道歉並且請求原諒。我真的覺得惟有肯接受主對付破碎的人，才能被主使用，成為許多人的祝福。

第二、我們服事主除了熟悉劍法，也要修練心

法。我們帶領夫婦受訓練去領恩愛夫婦營（MER I），學會許多夫婦相處技巧，如存款與清垃圾等等方法，甚至我們能言善道，可以引領學員夫婦進行操練。這些可以比方作劍法。我們遇見仇敵時，我們需要有足夠熟練的武術去對付。我們不能沒有武術就去迎敵，接受挑戰。但是，另

一方面，我們外面有武術，也必須裏面有武德。我們外面有劍法，也必須裏面有心法，才能得勝。光有帶領聚會的恩賜技巧，很可能會揮劍傷人。會長強調的心法，是藉夫婦進深營（MER II），修練等待主，禱讀等等，與主緊密連結，在主的愛中，被聖靈潔淨與充滿。可是心法的活出，實在是要命的。過去比劍是要爭個你死我活，現在卻是悟出我死你活的心法，活像基督。這也是本次第九屆全球家新同工大會的主題——“更新蛻變”的真義。我覺得劍法與心法並重是任何教會或機構服事主的準則。

第三、我們服事主，必須專精。邱會長說有些人服事主，這個也要作，那個也要作，作了許許多多。可是卻沒有一樣作得深，沒有一樣具有強烈的影響力。就像一個人身上帶了許多把刀，可是卻沒有一把刀是利的，能夠被主使用。他舉一個例子說，有一位女子穿高跟鞋搭公共汽車，車子緊急煞車，她往後一踩，鞋跟就會把人的腳踩得很痛，而且鮮血直流。因為重心集中在一點上面，那個殺傷力很大。反過來說，

武術與武德

參加第九屆家新全球同工大會有感

何明治

若她穿的是一雙涼鞋，那麼踩下去，也不太要緊。所以他勸大家服事主都要穿高跟鞋，專心好好把這份家庭事工作好。是的，我相信主給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假使我們能找出主給我們的恩賜，和祂給我們的負擔，我們只要照著那些恩賜，忠心服事，那麼我們作的也許不多，可是我們所作的，一定可以產生深遠的影響力。

後記：

大會期間每餐飯都可以遇見各路來主內的英雄好漢與俠女，聽許多美好的見證與他們遇見的挑戰。最奇妙的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有中國家新與家齊兩個分會人馬在此聚集一堂。為了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們的緣故，雖然插上不同旗幟，在主裏卻是手牽手、心連心的。

這次，我們遇到從亞特蘭大來的另一對來自台灣的帶領夫婦，話很投機。因為對香港不熟悉，我和悅悅本來在大會結束會後，並不太敢單獨去玩。可是兩對在一起，我們竟然壯膽搭巴士到中環，再搭渡輪與巴士到山頂，喝咖啡欣賞夜景購物後，又搭纜車下山，與一位姊妹約好在匯豐大樓旁餐廳聚餐後，夜間遊街拍照，然後趕上最後一班地鐵回沙田。要是只有悅悅和我，或只有那對夫婦自己，我們都不可能有一段香港遊記。所以，即使是旅遊，團隊真的帶給我們加倍的勇氣與樂趣。在回來的機場，我不禁買了“我愛香港”的鑰匙鍊作記念。☞

責任編輯：陳一萍



福音

勇士撒種波城。福音勇士首推麗瓊，火熱傳福音，地鐵、超市、公園，都是她撒種之處。十年傳福音超過百人。不僅傳揚耶穌，還以耶穌心腸關愛弱勢人群，往往操勞到深夜，甚至帶病在屬靈爭戰前線打美好仗。為她得休息並康復，是團契禱告的要事之一。

昆西宣教征戰前線。子義牧師、一萍師母見昆西慕道朋友多，帶她們參加成立不久的和散那團契，廿多人在馬房樓上聚會，樓下是愛主團契和主日的宣教班。歡迎從昆西遠道而來的姐妹們，交通不便、困難重重，但牧師和師母耐心牧養，並呼籲為昆西福音工作禱告。

響應呼召到昆西去。經過長久禱告醞釀，又見昆西地區拜偶像、異端冒充教會名義混淆視聽。屬靈爭戰前線告急，2013年秋，教會長老和同工禱告回應，宣教班和愛主團契在嚴美莉、李新宇、熊繼敏等帶動下，我們隨聖靈感動，到昆西去傳福音，也請昆西姊妹們來主日崇拜和午餐團契。

交通先行原是關鍵。去昆西的路途遠、行程長。要提前一個半小時先在教會集合，禱告上路。感謝主，服事交通經驗老到的同工楊立功、邵可鑲、Wallace、林超洋、賴特、王志等不辭辛勞，遠途接送。等候婦孺扶老攜幼，往返約三小時，遲到早退另派人迎送。

精兵強將互相砥礪。蔡明哲、何煜光二長老帶同工們奔赴昆西。新宇和繼敏二強將策劃程序、安排場地、聯絡交通落實到人；電腦幻燈擴音器、定飯菜飲料水果、餐具杯盤碗筷一應俱全。開餐館的愛主弟兄 Kenny 長期供應飯食。定場地常是難題，經長老牧師協調安排，昆西多個教會免費提供聚會場地；各教會同工包容接納、短講服事、搭配侍奉、彼此相愛、主內合一。

受洗新人查經長進。撒種開花結果，姊妹們先後受洗有十多人，如：林雪芳、黃柳英、郭素琴、孫麗花、譚麗華等，開始分組查經。受洗紐約卅人。未受洗新老朋友十多人。新宇、蔡長老、爽洋和新文負責查經，其他人配合，姊妹們有問有答反映熱烈，常帶新人來；兩次感恩節多位姊妹分享主愛，催人淚下。

孩童活躍帶動父母。兒童組廿多人，在昆西聚會的樓上唱詩學聖經、做遊戲互動熱鬧極了。孩子們踴躍參加，從小認識耶穌，紮根神的話語，一輩子蒙福，

主愛湧流滿溢昆西

昆西團契簡記

安娜



也帶動父母。紅衛帶領兒童團契，David、Simon和Zackary等青少年是得力小教練。

全家服事黃金搭檔。夫妻齊上陣：蔡長老夫婦、李坤釗夫婦，陳爽洋夫婦、汪新文夫婦，黃紅衛夫婦等。其中，紅衛、繼敏與David搭配，是孩子們的最愛。全家愛主忠人見人愛。夫妻同行天路，哪裡需要就出現在哪裡，拓展神國同心。正是：比翼雙飛巾幗帥哥，麟兒緊隨雛鷹展翅，雅歌愛主出征昆西，神國疆場精兵勇進。

姊妹馳援高歌頌揚。將赴任西雅圖的王蘊姊妹是腦科專家，往返歐美中國，講學科研、帶研究生、工作繁忙卻總盡力接送人，奉獻贈送姊妹和病患廿多個福音聖經播放器。她幾年前患癌症作全胃切除，一直熱心愛主傳福音、夫婦同心服事。孫秀東領唱詩熱情有力，和母親兒子來服事，她母親講十架福音印象特深。領唱詩歌激發愛心的冬雪姊妹親歷天恩，禱告講話感人有力，帶高三兒子Edwin服事兒童。李芳英姊妹帶禱告詩歌滿有活力；為昆西默默禱告、出力增援的有蔣燕、宗蓓、美芳姊妹等。

仍需同工各方支援。昆西團契同工來自愛主、葡萄園、社青、雅歌等團契。老同工做醒禱告守望相助有Ta Nan、中珊、美莉、二位長老師母等。“向軟弱的人，我就做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9:22）隨時做醒禱告，靠聖靈賜能力，喜見新人成長。但畢竟路遠

難處多，數位單身母親撫養幼童，歷盡艱辛，還未受洗；出自庇護所需學英語；更須堅定禱告讀經，在基督裡不斷更新。昆西事工需要同工參與，尤需姊妹知心陪伴，為主養護羊群。感謝神奇妙帶領明伽姊妹來團契同工；李坤釗、冰心二老感恩節夜返新加坡前，攜手唱宣教士女兒密恩，為父90歲生日所寫以賽亞41章的讚美詩，火熱愛主感人至深。求聖靈持續澆灌，感動更多人來昆西，效法基督恆忍恩慈；求主領我們操練天天讀經、恆切禱告，賜聖靈能力傳揚福音，在基督裡造就，建造主榮耀的教會。☩

責任編輯：楊曉玲



在雅歌久了， 不浪漫都不行

雅歌團契

“我屬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屬我。”

(雅歌6:3)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雅歌8:6)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雅歌8:7)

所羅門的歌，果然是歌中的雅歌。在雅歌團契久了，不浪漫都不行。

2006年獨立於社青團契以後，我們一直都用“社青家庭組”這個名字聚會。2010年成為獨立團契時，還舉行過名稱徵集活動。除了“雅歌”以外，“百合”、“盟約”、“佳美”、“慕溪”、“比翼”、“攜手”、“晨曦”、“愛之翼”、“加利利”等都曾入圍。民主投票結果，“雅歌”勝出。當時在場的不少夫婦是紅著臉接受這個選擇的。

雅歌團契剛開始時，孩子們大都在襁褓之中。每次聚會爸爸們都是大力士，一隻手提著“卸了貨”的嬰兒椅，另一手拎著手推車，身上還掛著嬰兒包。週五沒有育嬰項目，媽媽們輪流值班照顧寶寶，查經的媽媽們隔著一棟樓可以聽到自己的娃在哭。轉眼間孩子進入AWANA系統，從Cubbies, Sparks到TNT，大一點的已經進入青少年班。父母們也進入“足球家長”角色，奔波在各種課後活動和生日會的疆場上。加上大多數父母都全職工作，保持當年的浪漫需要更多的努力。

相信教會不少團契都有類似的挑戰：對於週五的查經時間，對幼齡孩子的父母，如果不忍心孩子太晚休息，就需要父母之間一人犧牲聚會；孩子當天或週末繁忙的活

動也和家庭爭奪查經的時間。加上雅歌是Cubbies的負責團契，同工們為兒童事工也需要輪流犧牲查經機會。久而久之，夫妻間經常只有一人參加聚會，另外一些人可能完全停止聚會，等孩子相對獨立後才回來。

2013年，教會開始團契“牧羊人”項目，David和Nancy醫師夫婦

加入成為長輩輔導。雖然在醫院的工作緊張繁忙，他們熱心關懷各對夫婦，參加並帶領查經，為各位迫切禱告，用自己的人生歷程和教養子女經驗，幫助年輕的夫婦重新認識並建立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今年年中，他們開設由David帶領的“屬靈紮根”和Nancy講解的健康飲食系列講座。

今年八月，Steve離開波士頓，張毅弟兄接手成為召集人。九月開始，又得到兩對資深團契同工夫婦加盟，共同打造神家中的浪漫之家。很快，更多的新人來到我們中間安家落戶，剛分給我們的309教室已經濟濟一堂，不敷使用，要向越剛傳道求援了。

雅歌在蘿溪之家(Rosie's Place)婦女避難中心的週六早午餐服事，從社青家庭組時期就開始，一直沒有中斷。今年初，我們開始和社青團體(更)年輕的弟弟妹妹們一起服事。暑期間，英文部的幾位姐妹也加入，愛心隊伍不斷壯大。就在這個暑假中，我們也和社青一起，第一次嘗試為另一個救濟中心(波士頓救濟行動, Boston Rescue Mission)提供晚餐。每次服事完以後，都深深體會，施比受更蒙福，這話是真的。

如果您不失“良人屬我，我屬良人”的浪漫情懷，希望在Minivan進行曲中尋找同路人，不妨來雅歌看看。☺

責任編輯：吳京寧



傳統與傳統主義

謝昌禮，吳京寧

“**傳統**是死者留下的活的信仰，傳統主義是活人的死的信仰。”(Tradition is the living faith of the dead; traditionalism is the dead faith of the living.)—雅羅斯拉夫·帕利坎

以上為基督教史學家、神學家—帕利坎教授 (Jaroslav Jan Pelikan, 1923-2006) 在《傳統的正当性》一書中的一段名言^[註一]。這段話更可意譯為：“傳統，是先聖先賢在今世活潑的見證；傳統主義，則是食古不化的今人了無生氣的固執。”在接受《美國新聞与世界報道》的採訪時，他自己曾做出以下的詮釋：“傳統，是在與過去的對話中延續；在對話的同時，我們也不忘自己現時身處何時、何地，知道是我們自己需要做出抉擇。傳統主義，則認為在任何事上，都不應作史無前例的新嘗試；要解決任何問題，就只需要在前人留下的，據稱已獲一致同意的、單一的傳統中找答案。”^[註二]

從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引發改教運動起，對於傳統的態度，就一直是基督教各宗派爭論的焦點之一。一方面，天主教會、東方正教、聖公會，甚至改革宗的某些宗派，一直強調傳統的重要性，把某些傳統提高到與信仰等同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基要派、甚至福音派，則因為對“唯獨聖經”的片面理解，而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以致全面否認傳統的作用。

將教會傳統神聖化的危害，亦即傳統主義，這裡不過多展開分析，中世紀的教會史充滿了這方面的例子。

實際上，所謂教會傳統，在某種意義上與各種神學理論有著類似的形成原因、過程，也有類似的局限。它們都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中，因應某些信仰上的挑戰而形成。好的傳統，其形成過程是符合聖經教導的，與正確的神學理論一樣，起到堅固信仰的作用。同樣的，即使再好的傳統，也與大多數神學理論一樣，有著針對性以及相應的不足。

儘管聖經的教導非常廣泛，但它畢竟不是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甚至在最基本的教會組織方式上，也沒有提供多少細節。在很多具體事物上，它所提供的更只是一種基本準則和方法論。與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的信仰不同，基督信仰中並不存在類似於猶太律法或者伊斯蘭法Sharia那樣涵蓋社會各層面、個人生活每個細節的繁冗規定。這是因為，基督教是一個活的信仰，基督徒不是因好行為、守律法而得救，而是因信稱義。對於那些聖經裡沒有明確規定之事，就只能按教會的傳統而行。傳統不僅僅是一個形式，它們更在於時時提醒我們與神的關係，幫助我們堅固信仰。

關於傳統，一個很好的例子莫過於聖誕節了。耶穌到底在哪一天降生，聖經沒有明確記載，到目前為止還無從考證。聖誕節選在12月25日，很可能與原來羅馬的節期相關，是初期教會的一個很普遍的做法。既然無從考證，那麼具體在哪一天慶祝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慶祝它，提醒我們耶穌降生的意義，使我們的心更貼近主耶穌，也能帶更多的人歸主。另一方面，現代聖誕節慶祝中的聖誕老人、雪橇、馴鹿、聖誕樹等等，實際和聖誕節本身並沒有很大關係，更多是近現代商業運作的形成的傳統。這樣的傳統，除了增加節日氣氛外，對於基督徒的信仰沒有多少意義。但是，最近卻因為某商家聖誕節期的裝飾少了以往本有的這幾樣標誌，有基督徒指責商家反聖誕、反基督，發起抵制運動，這就很有些本末倒置、喧賓奪主了。守一個傳統，若是會絆倒人，我們就當深思那是否已是傳統主義了。

聖誕節前的基督降臨節 (Advent) 是很多西方教會共同遵守的一個傳統，但對此節期，聖經中並無規定、提及。儘管東方教會也有類似節期，但強調的重點卻不同。即使在西方各宗派間，形式、日期也有一定差別。但是這些都不是最緊要的，在於通過過節期間準備聖誕裝飾，每個主日的燃燭、讀經，讓我們

重溫當年人們期望彌賽亞降臨的心情，提醒我們主耶穌的再次來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宗派、教會並不守降臨節的方式，而以其他方式來準備聖誕節。但是，具體採取何種形式又有多大關係呢？關鍵在於形式背後的那一顆心和那救贖的信息。

回顧帕利坎教授的那段話，我們可以體會到：

- 面對今日的挑戰和機遇，傳統中不一定有一成不變的答案。今人也不必硬將傳統做是非善惡之分，以為可對傳統做選擇性的接納或排斥。

- 懷著開廣的心胸，藉著與過去的對話，體會傳統在往日成形的歷程，功能，與意義，我們就可與一己的根源連結；有更深的智慧，做今日當做的決定，迎向蒙福的未來。☞

註一：引言全文如下：“傳統是死者留下的活的信仰，而傳統主義是活人的死的信仰。我要說，是傳統主義糟蹋了傳統的名聲。每個時代的改革者，不論是在政治、宗教，還是在文學領域的，都抗議死人的專制，並為此呼籲以創新和洞察力來替代傳統。艾默生在《自然》，他這本發表於1836年的第一本書裡，將他們的抗議和呼籲歸納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讓詩歌和哲學充滿洞察力，而非要讓它們為傳統所充斥？’” (Jaroslav Pelikan, “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 page 6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二：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6, 1989。此次採訪專注於帕利坎的著作《傳統的正当性》“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

作者簡介：謝昌禮，曾屬中區團契；吳京寧，本刊主編，屬鹽光團契，參見作者個人博客，<http://lfield.blogspot.com/2011/04/tradition-vs-traditionalism-vs.html>

責任編輯：陳一萍

每年的10月31日外面都會外面會很熱鬧。孩子們會打扮成精靈鬼怪，挨家挨戶要糖果，“不給就使壞(Trick or Treat)”。大人也借機尋歡，穿著恐怖離奇，到處玩鬧鬼屋(Haunted Houses)、墓地遊(Graveyard Tours)的名堂。2014萬聖節(Halloween)美國人花在服裝、裝潢和糖果上達六十九億美元，平均每人75元。這是商家為什麼很推崇萬聖節，鎮上也喜歡在營業時間提前搞一次商家萬聖節。昨天我們鎮上就因此擠得水泄不通。

其實，我們把裝神弄鬼的胡鬧日(Halloween)叫作萬聖節是誤稱，真正的萬聖節(All Hallows Day就是 All Saints Day)在11月1日，是基督教會早期就有的節日，紀念逝去的聖徒，後來的天主教和不少基督教派都在這天有禮拜、禁食、燃燭的儀式。10月31日的 Halloween，來源於All Hallows' Eve，也就是萬聖節前夜的意思。這一“節日”也有愛爾蘭異教的影子。有一種說法是，那些死去的靈魂，包括怨魂、惡鬼、四處遊蕩的污靈，每一年可以回家一次，活著的親人都要燒臘燭並祈禱為他們超度，有點像把中國文化的清明和七月半參合在一起。

如何看待萬聖節，在基督徒家庭總是件很棘手的一件事。可不可以參與，教會裏牧師們也沒有定論，每年小組討論也是兩派理論鮮明。家長們需要知道，孩子們感到的壓力比我們要大得多。當今的萬聖節，在美國流行文化中大行其道，是孩子們在聖誕節之外最盼望的。小學裏官方會舉辦化裝秀，走臺步。各大公司專門把辦公室裝潢成鬼屋，讓員工帶孩子來要糖。讓他們不參加朋友們期盼已久的節日，不穿化裝服、不去要糖，對他們來說是件很難的事。但是一味追求融入主流文化，認為這本無傷大雅，甚至趨之若鶩，邀請鄰居好友參加自己的骷髏僵尸吸血鬼“盛會”，當然也不可取。

其實一年中能有一天讓人找個樂子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孩子要化裝成仙子、公主、宇航員、阿瑟王出去要糖，做基督徒的父母們也不必視如洪水猛獸。拋開是非，就事論事，我想陳述幾點感受：

一、新世紀(New Age)潮流、東方宗教及巫術對於流行文化，包括電影、電視、小說的影響，已經讓人不僅滿足於胡鬧，而是有刻意追求交鬼，尋求魔怪的能力的趨勢。通俗文化的大趨勢已經從敬畏神、懷疑神、無神，演變到泛神的領域。“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10: 23)。”

為萬聖節正名

寫在萬聖節前夜之前夜

磐石

作為人，我們無法完全理解靈界的爭戰，也有記載有人假裝拜鬼，真的就惹污靈上身，遭遇不可思議的事情。

二、成人可能認為弄點神魔鬼怪的東西只是尋個樂子，但是小一點的孩子會被一些裝飾驚嚇，落下心理陰影，大一點的孩子可能會覺得渲染暴力、追求邪惡和低級趣味的東西也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不給就使壞”的邏輯確實會鼓勵一些孩子有不達目的就報復的舉動。

三、家長們尤其需要正視安全隱患和食物安全。孩子平時很少晚上徒步外出，但這一天成群結隊，一邊嬉笑一邊看路旁掛得稀奇古怪的東西，很容易忽略過往車輛。雖然電視廣播很早就諄諄告誡，但每年都有不幸事故發生。這幾年開始聽到有人故意在萬聖節的糖果裏做手腳，也是讓人很擔心的事。加上有的孩子對堅果花生過敏，很多糖果包裝上沒說明，外面給的糖回家只好倒掉。如果出去要糖，父母跟著是必須的。包括大一點的孩子，也要遠遠跟著，看他們和朋友有沒有作得過分。糖果拿回來要仔細檢查，認清原包裝和成分說明。

在10月31日舉辦秋收盛會，邀請教會和社區的孩子來作遊戲，發糖果，避免他們去不恰當的場所，這是不少教會對愈演愈烈的Halloween文化的一種對策，也是件很有智慧和值得贊賞的事工。一是孩子們可以穿自己喜歡的服裝，去一個安全、正能量的地方，有糖果吃、有遊戲玩，不覺得孤單；二是借力打力，趁此機會開拓外展事工，邀請社區的孩子一起來玩，傳達基督的愛。

還有另一種選擇，就是不要在天黑前早早關燈離家逃到教會，而是準備一些糖果，歡迎登門入室的孩子，和他們友善互動，告訴他們耶穌愛他們，而且已經勝了一切邪惡的靈。Halloween最惡的一招，可能就是當我們大人孩子躲到教會的四堵牆內，逃避邪惡的時候，撒旦就勝利了，因為教會外面再沒人去抵擋它了。

一些傳統基督徒比較注重形式化和象征性，看重形式上的分別為聖，不與世界苟同，處處以真理的權威自居（注意：這裏說的不是聖經的權威，而是人的權威）。一旦發現有與傳統違背的事情，就認定此行為是摒棄原則，與世界同流合污了。在這樣的前提下，對待世俗文化的態度和策略，難免讓人覺得武斷和笨拙。包括對教會辦秋收盛會，常有聲音說，這一天教會不應該做任何事，應該冷處理，辦秋收盛會其實只是換個包裝、換個場地，間接受協世俗文化。

對此我沒有好的對策，只有一點小小提醒：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和鹽，光不能留在教會裏，鹽不能留在家裏。基督徒與世人確有不同，但不同的是我們的身份和信念，而不是口頭的宣章，過分渲染不同反而加深之間的隔閡。在一些場合要“向什麼樣的人”，“作什麼樣的人”，為的是“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林前9：22-23）再回想萬聖節的最初目的，是紀念早期為信仰殉道的聖徒，這些在基督裏睡了的人已經得到上好的福分。如果借此機會向身邊人分享這福分，而不是把他們推開，豈不更佳？不要怕那些鬼怪，沒有任何鬼故事比聖經裏記載的更邪惡，但是耶穌已經勝了。

Halloween這個名字，本身就是“聖徒之夜”、“聖潔之夜”。為這一天恢復名譽的時候到了。☞

注：此文為作者本人看法，不代表心版文字事工或CBCGB的立場。本文的寫作參考了以下文章：

1. To Boo or Not to Boo, What Christians should do with Halloween, John Stonestreet, Breakpoint, October 30, 2015. <http://www.breakpoint.org/bpcommentaries/entry/13/28383>

2. How monsters point us to God, Paul Pastor,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0, 2013.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3/october-web-only/how-monsters-point-us-to-god.html>

3. In Perspective: The Christian and the Jack-O' Lantern, Todd Hertz,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 2001,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1/octoberweb-only/10-29-31.0.html>

責任編輯：吳京寧

教會門前的石碑

—邂逅UU^I隨感之一—

潘 瀾



帕克生平^{IV}

這塊石碑靜靜地站立在濃密的樹叢裏，身邊一片不規則的草地幾乎完全沒有陽光照射。雖然距街道不遠，碑文經常受到青苔的侵襲。對馳車而過的行人而言，它幾乎並不存在。

出生碑文

這塊碑位於泉街一所不起眼的民居的右側，離教會的入口不到50米。每次我從高速路下來右行去教會，面對的總是路對面這塊上端寫著“Birthplace of ___ (某某人出身地)”的石碑，於是對這塊貌似墓碑的出生碑很好奇，想知道這位曾住在教會隔壁的是何許人。總想記得離開教會時看清下文，然而回程需要左轉上高速路，注意力不在右邊草叢，所以下一次再看到碑時又記起來。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於有一天因為提前去教會，索性當即停車，走到路對面，記下碑文：Birthplace of Theodore Parker (提奧多·帕克出生地) 1810-1860。

提奧多·帕克是何方神聖？說起他的祖父，知道的人也許更多。在點燃美國獨立戰爭之火的“帕克反擊戰”中，萊克星頓（勒辛頓）民兵領袖約翰·帕克上尉（Captain John Parker, 1729.7.13-1775.9.17）於1775年4月9日，率部奮起抗擊從鄰鎮康克德回撤至波士頓的英軍。如今屹立在鎮中心的民兵塑像，就是記念這位獨立戰爭英雄的^I。老帕克住在教會附近的187號泉街舊址（187 Spring Street, Lexington），也是他孫子提奧多的出生地，如今這裡是社區兒童特殊教育日校（Community Therapeutic Day School）的所在^{III}。

這位小帕克是位神體一位論教派（Unitarian，不認同三位一體正統神學思想，被主流基督教視為異端）的牧師，廢奴運動的支持者。帕克早年即受到一位論思想薰陶，183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神學院不久後，即參加了以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為首的聚會，思想更加自由化，質疑聖經中神蹟的記載，與正統基督教信條漸行漸遠。

帕克在1841年的一篇題為“漫談基督教中的短暫和永恆性（A Discourse on the Transient and Permanent in Christianity）”講道，公開否認耶穌的神性和聖經的史實性，引起當地教會界（包括不少一位論派牧師）的強烈不滿，繼而被主流教會摒棄並逐出大部分講台。他執牧的西羅克斯貝利教會（West Roxbury Congregational Church）仍然擁立他為牧師。此次風波反而讓帕克在超驗派和自由派信徒中聲名鵲起，其後數年多次成為教會界爭議的中心，且更加被動孤立，最終與一位論教派完全脫離。然而他的擁戴者越來越多，自成一派，被稱為帕克派（Parkerites）或“自由教會”。

帕克的講道越來越多觸及社會問題。當時社會幾乎所有涉及自由解放的運動，如廢除禁酒令、廢奴、解放婦女、公共教育、改善監獄待遇、財富再分配等等，他都有份。他有效使用社會統計數據，闡述他的“社會階級”理論，分析各階層對黑奴制度的分歧，和民主所面臨的挑戰。

1846年，帕克擁戴者在Melodeon Theater為他





量身定製了一個新教會（波士頓第28公理會）。短短六年，會眾從起初的三百人發展到兩千人（約為波士頓當時人口的3%），使得教會不得不在1852年遷移到位於波士頓音樂廳的新會址。他的會眾包括廢奴運動主要領導者加里森

(William Lloyd Garrison)，女權運動領袖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共和國戰歌》作者詩人豪(Julia Ward Howe)，和《小婦人》作者小說家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這些社會名流雖然有著不同的家庭背景和職業，但都積極參與民權（釋奴和女權）運動，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帕克的啟發。

今天人們對帕克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他公開違抗“1850年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 of 1850)的呼籲，並將逃到北方的一對奴隸夫婦威廉和艾倫藏在家中。美國內戰的序曲堪薩斯內戰時，他參加了為自由州民兵提供彈藥給養的捐款，並且公開為被俘獲並處以絞刑的武裝廢奴首領約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鳴屈。

帕克在1859年退休後不久即染上當時無藥可治的癆病，赴義大利佛羅倫薩休養，1860年5月去世，年僅50歲。不到一年後，林肯就任總統，美國南北戰爭打響。

民主印記

雖然帕克的名字對很多人來說比較生疏，一些耳熟能詳的經典詞句卻是從他而來。

1844年短遊歐洲歸回後，帕克相對於歐洲貴族民主和君主民主制，提出在美國實現“工業民主”的理念。“民有、民治、民享(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民主概念，是帕克首次在1850年5月波士頓廢奴大會上，引用英國神學家韋克利夫(John Wycliffe, c. 1320-1384)在第一本英文聖經的序言中的語句，十三年後成為林肯總統蓋茲堡演說中的最著名一段話。

1967年，民權領袖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在美南基督徒領導大會上說：“道德穹蒼的弧線漫長，但它正彎向正義

(The arc of the moral universe is long, but it bends toward justice)。”這句名言的出處來自帕克1853年的《十論宗教》(Ten Sermons on Religion)講道集。

2010年，奧巴馬入主白宮一年後，他將橢圓型辦公室翻新並鋪上一條很別緻的米色地毯，邊上鑲有五句名言，其中一句是林肯蓋茲堡演說中的“民有、民治、民享”，一句是小馬丁路德金的道德弧線，可以陪襯美國近現代社會變革史或多或少被烙上的帕克印記。

碑前隨感

從帕克年代到今天，一個半世紀已經過去。事過境遷，不知道有沒有答案，為什麼在帕克時代，積極投身社會公義、爭取民權的社會菁英，更多的是偏離正統基督教信仰的一神論派，超驗派，和自由派基督徒，甚至不少人不惜自身性命，投身在公民抗拒(Civil Disobedience)的運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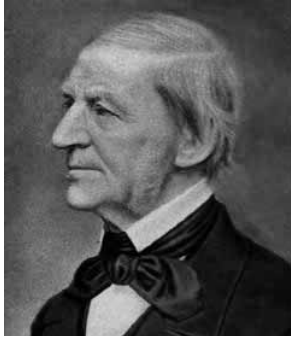
當時的主流基督教派，和二次大覺醒後的福音派基督徒，好像鮮少在當時民權、民主運動中，起著主導作用。反之，南方浸信會公開為黑奴制合法化搖旗吶喊，並試圖從聖經中引經據典，最後造成南北浸信會的公開分裂。類似這樣的例子，成為教會歷史上不可抹滅的污點，也為今天主流教會在關心世間疾苦，推廣社會憐憫、倡導社會公義和維護環境等話題上，喪失不少話語權。

需要說明的是，帕克也好，小馬丁路德金也好，不少美國近現代社會活動家，都和片面追求耶穌福音之外的“社會福音”派神學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今天的年輕人，比上輩人更關心社會疾苦，維護弱勢權益，和倡導再生環境。這一現象，並不能簡單等同社會福音思想的回潮。恰恰相反，教會若要得著這一代人，就需要在真理的教導和愛心行動上，齊頭並進。

這塊近在咫尺的石碑，是否會成為教會無聲的提醒？(下期待續) ㊦

(附註見下頁)





愛默生

附註

- ^I Unitarian Universalism (UU): 一神普救派是個源於基督教但獨立於基督教的宗教團體，在1961年由“神體一位論派”和“普救派”兩個組織合併而成。本系列有感於新英格蘭地區很多大有名氣且歷史悠久的教會最後都淪落成似是而非的UU協會，引人深思。本文重點是一位神體一位論派的重要人物，後文會對UU有更多敘說。
- ^{II} 此一雕像，被稱為萊克星頓的民兵雕像(The Lexington Minuteman)，有別於臨鎮康克的民兵雕像(The Concord Minuteman by Daniel Chester French)；以紀念民兵領袖約翰·帕克上尉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貢獻，由著名雕刻家(Henry Hudson Kitson, c.1863-1947)所雕刻，於1900開始矗立於Lexington Battle Green或稱Lexington Common。
- ^{III} 社區兒童特殊教育日校(The Community Therapeutic Day School)為神經與情緒有障礙的兒童，提供治療與教育的環境，以復活他們在智力/身體、語言、社交、與情緒方面的潛力。
- ^{IV} 本文參考資料如下：
- 1). Theodore Parker, Dictionary of Unitarian & Universalist Biography, http://uudb.org/articles/theodore_parker.html.
 - 2). Theodore Parker, radical theology, <http://www.uuworld.org/articles/parker-radical-theologian>.
 - 3). Theodore Parker,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Web, <http://transcendentalism-legacy.tamu.edu/authors/parker/>

作者簡介：屬雅歌團契，本刊第一任主編

責任編輯：陳一萍

2015年10月31日，在新近竣工投入使用的古泉街151號新樓，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舉辦了為期一天的《基督教文字傳媒研習會》。從事文字事工三十餘年的蘇文安牧師分享了該事工的重要性、未得之地和工作者所需的基本功等信息。蘇牧師精心準備了講義，結合他多年積累的經典故事、親身經歷、和家庭背景等引領學員們如何在文字事工中拓展神的國度。

研習會從文字的特性談起。蘇牧師講到，作為一種特殊媒介，文字大有能力，傳播久遠，凡流傳下來的文字都是經久之作。《聖經》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流傳最廣的一本書，其《舊約》和《新約》一共66卷書中記載了神的話語，大有能力、歷久彌新。神的話正是借著文字這種耐久的媒介傳至萬國萬邦。然而，文字本身是被動的，需要人將生命注入，賦予其意義。聖經正是神把生命的意義注入其中，借著歷世歷代的先知、文士曉諭世人。在當今媒體科技發達的時代，文字的傳播能力更加快捷便利，表現形式更加多樣，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新的眼光看待文字事工和文字工作者。蘇牧師談到，其實每個神的兒女都是文字工作者。我們不是使用者，就是提供者；不是提供者，就是推廣者；不是推廣者，就是奉獻者。

隨後，蘇牧師通過一組數字講了文字事工面臨的巨大未得之地。目前，全世界的基督徒人口大約占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臺灣基督徒只有總人口的3%-6%。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人口大約占10%。美國的華人基督徒大約18萬，占全美華人的6%左右。因此，如何用文字事工在廣大的禾場發揮功效是每個致力於文字事工的同工要思考的問題。

文字事工說到底就是講故事，講生命的故事。蘇牧師認為，面對廣大的福音禾場，文字事工人人有責，拿起手中的筆傳揚福音，拓展神的國度。在具體實踐中，蘇牧師一向主張，“工人先於工作，作者重於作品，真誠勝於一切。”無論是做何種層面的文字工作，工人的修養、素質、基本功是首要的。在他看來，基本功包括內功和外功。內功是指生命的建造，外功是指事奉和生活。蘇牧師介紹了他從多年實踐中總結出的文字傳媒事奉者“內功”心法——“七每運動”。顧名思義，“七每運動”包括七個“每”：一、每天過簡樸而有紀律的生活；二、每天攜帶靈感筆記；三、每天勤跑勤問；四、每周至少抄寫一篇好文章；五、每月至少投稿一篇；六、每月至少看一本好書；七、每季至

神的話語有能力

記第二屆文字營活動

馬蓮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
(歌羅西書 1:28)

2015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基督教文字傳媒研習會
10月31日 (星期六) 8:30 AM—4:30 PM

8:30 - 8:45 AM 報到
8:45 - 10:00 AM
馬戲：文字傳媒事工全景
10:10 - 11:00 AM
探秘：文字媒體事工未得之地
11:15 AM - 12:15 PM
奠基：工人先於工作
12:15 - 1:30 PM 午餐
1:30 - 3:15 PM
操練：基督徒文字傳媒人的基本功
3:30 - 4:30 PM
交流：問題解答與總結

講員：蘇文安牧師
1979年受召全職事奉，1985年起投入文字傳媒事工，1997年起擔任
「真愛家庭協會」副會長和《真愛家庭雜誌》總編輯。
蘇文安多年從事寫作、採訪、編輯、教學、講台事奉、應用生動
創意的方式，結合聖經理性和具體實踐步驟，配合古今中外文學與電
影，來與廣大朋友們分享，並長期培育、帶領家庭事奉者及文字傳媒
事奉者，協助教會發展家庭事工和文字傳媒事工。

閱讀參考：
蘇文安、蘇文安：《你也可以動筆——寫作事奉手冊》，
天恩，1994
蘇文安：《生命書·真真路》，天恩真愛，2010
蘇文安：《人武林·真真心》，天恩真愛，2011
蘇文安：《你真有愛·家樂天堂》，天恩真愛，2011
《真愛家庭雜誌》 www.familykeepers.org
《神國雜誌》 www.e-4m.org

費用：
\$15 (材料費、午餐費)
預大付費 (上午 8:30-9:45)
報名：
採用郵購報名
www.dspul.com/chgh02
地點：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地址：
www.chghong
291-963-7700
149 Columbia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工人先於工作
作者重於作品
真誠勝於一切



少修一門神學、專業課程或教一門成人主日學課程。蘇牧師希望“七每運動”可以幫助文字工作者由內而外地練就紮實的基本功，勝任神交給的工作。

研習會從早晨八點四十五分開場，一直進行到下午四點半，蘇牧師時常穿插短片和小故事，把文字事工的整個圖景展現在大家面前。一天下來，意猶未盡。他本人也是一位有故事的人，在研習會上分享了他父母小人物的故事，讓我們了解文字工作者可以成為撒種的人。蘇牧師生於臺灣臺南，父母都是虔敬的基督徒，結婚當晚各自禱告，同時領受到神給的一句話，即《約書亞記》24章15節：“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他們在自家藥房的樓上給周圍鄰居家孩子們講聖經故事，讓很多人從小就聽到了福音。多年後，兩位老人撒的種子在全世界各地結果。當年的小朋友後來成為了基督徒。由於父母的影響，蘇

牧師的八個兄弟姐妹當中，有六位任職於教會或機構從事全職神學教育、文字事工或者牧會工作。其中三哥蘇文峰是教會去年第一次文字傳媒研習會的講員。蘇文安牧師現任美國真愛家庭協會副會長，《真愛家庭雜誌》總編輯，並義務擔任《神國雜誌》總編輯。

本次文字傳媒研習會有30多名學員參加。午餐期間大家自由交流，並與蘇牧師合影留念。研習會後《心版》同工做了意見建議反饋調查。

在收到的反饋中，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對本次文字營活動滿意或非常滿意，希望來年繼續舉辦，舉辦頻率在一年或兩年一次。與會者希望有更多時間問答討論，舉辦更專業的文字采編課程，介紹在其他相關傳媒（電視、網絡等）領域的事工，也希望教會能增強網上交流平臺，讓信徒及慕道友有經常交流互動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蘇牧師介紹的“七每運動”對於與會者有特別的啟發，在會後已有同工立即依其原則身體力行。

責任編輯：潘瀾，吳京寧



笑話兩則

王子中

(一)

有一天，在阿拉斯加大學學生宗教輔導中心，三個輔導牧師一起聊天。他們一位是天主教神甫，一位是浸信會牧師，還有一位是猶太教拉比。最近在大學附近灰熊為患，三個人無聊起來，想用比賽來看看，哪一位可以在一星期內帶領一隻灰熊信教。大家相約在一週後見面，分享對灰熊傳教的心得。

一週後，天主教神甫首先來到宗教輔導中心。他說，當他拿着聖餐用的餅和酒到野外，就有一隻大灰熊跑來。它聞到餅和酒的味，忙著吃餅和酒，神甫就向它傳福音。後來神甫再去看這灰熊兩次，每次都拿著餅和酒去。熊都是一邊聽神甫傳教，一邊乖乖地吃餅和酒。所以神甫覺得這只能是信了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接著，浸信會牧師左手打了石膏，右手拿着手杖慢慢地走進來。他說，當他在野外看到一只灰熊，就打開聖經，指着熊大聲地宣讀《約翰福音》三章16節。熊衝向牧師，把他推倒在地，並且開始咬他。牧師大力回擊，人與熊就在山坡上打滾。沒有想到山坡底有一個湖，人與熊就滾到湖中。熊一到水中，就把牧師放開。牧師立刻給熊行浸禮，事後熊跑走。牧師雖然負傷，但覺得他是成功地帶領灰熊信教，並且更替灰熊行浸禮。

兩人互相拍拍對方的肩膀，稱讚一番，但猶太拉比卻還是沒有出現，只是聽到門口外有人呻吟。他們

(二)

走到門外一看，見到拉比全身是血，衣服都掉了剩下幾小塊，在地上奄奄一息。神甫就問拉比究竟發生何事。拉比說，他在山上遇到一只灰熊，就立刻跑去想替它行割禮，沒有想到結果如此。

有一個冬天，三位在波士頓附近大學的弟兄，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城去參加一個福音崇拜，回程時候在佛蒙特州遇到大風雪。三個人離開高速公路，把車子開到小路上，希望可以找個小旅館過一晚上，雪停後再繼續回程。因為是農村地帶，一個旅館都沒有，只看到遠遠有一個農莊。於是他們就去農莊敲門，想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借宿。

來開門的是一位老先生，很客氣地請這三人進屋，又給他們端上熱飲。當三人說明來意後，老農夫很不好意思地說，他家裏實在沒有可以給客人過夜的地方，但是屋子附近有一個馬房，可以用來住宿。因為裏邊有很多動物，所以也算是有點溫暖。但是味道有點特別，要特別留意。於是三人就到馬房去看看。

還未進去，就聞到一種很特別的味道。三個人有點疑惑，不大敢進去。在哈佛念法律的學生，自告奮勇第一時間跑進去看看。沒想到不到三十秒，這位哈佛先生就忍受不住，急急地跑了出來，說裏邊有馬、牛、豬，又有雞和鴨子，臭得不得了。在波士頓大學念物理的弟兄說，哪裡有這麼臭的味道呢。於是他也跑進去查看，還準備在裏邊過夜。但是半個小時後，他終於也忍受不了那味道，跑了出來。在麻省理工念化工的那位老兄，也有同樣疑問，決定進去查看一下。沒想到當他一走進去，所有的牛馬豬羊和雞鴨，都呱呱大叫地跑了出來。☹

作者屬靈果團契 責任編輯：吳京寧



漫畫

“Sermon this morning was a bit too long!”

王子中

石緣

三

張建



編者按：本文乃穿越時空的小說創作，請讀者切勿與聖經歷史史實混淆。

四. 鎧甲舞

在大山寨裡逛祭山會，有點像趕南京的夫子廟會，東看西瞧，時間過得飛快。天顧抬頭一看，天正午了。阿弗拉著他去了一個小飯館，要了一盤“炸樹葉”，兩碗“鋪蓋面”。一上午看了太多的奇事，再說肚子也餓了，天顧對這些古怪的吃食問也不問，端過來就吃，居然都十分的可口。所謂“炸樹葉”，是把腌漬的樹葉用含糖和芝麻的面糊裹了，放進油裡，炸出厚厚的一片，酥脆爽口。“鋪蓋面”則是把又圓又薄的面皮下到酸菜湯裡，煮沸後用筷子把面皮撕爛而成，入口細膩滑溜。

阿弗看他吃得香，咧嘴笑了。“天顧哥，你這個城裡人，啥事都曉得，卻沒得架子，心又誠，還喜歡我們這山疙瘩裏的東西，我沒見過哩。”天顧笑笑沒說話。等了一會，阿弗伸過手來，“咱倆……咱倆結個義，兩肋插刀吧。”天顧聽了，微微一驚，他一抬頭，看到阿弗微紅的臉，目光裡滿是真誠，沒有一絲的戲謔。

天顧從小有點內向，在爺爺奶奶面前嘰嘰喳喳，一出家門話就稀少，顯得欠機靈，有時會受到調皮孩子和霸道孩子的戲弄和欺負。所以，他跟陌生人交往，總有一點心怯，跟他要好的幾個，都是多年耳鬢廝磨的玩伴。現在，一個剛剛結識的小伙子，居然要跟他“桃園結義”，那唐突又熱烈的話，就像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猛地竄到他心裡。他有點不習慣，却感到有一絲暖流，帶著暗喜的漣漪，從心裏流過。這位小老弟，嘴上嚮往大城市，心裡還是差人的情。他伸出手去，緊握住阿弗的手，說：“行，以後我們做好朋友，今天你當我的好導遊。”

阿弗聽了眉毛一揚，拍胸脯道，“沒得說！”。過了一會，他眯起眼，露出一副神秘兮兮的表情，“哥，下午我帶你去個大場面，叫‘鎧甲舞’，聽說今天領跳的厲害，也是外面請來的大師傅”。

關於鎧甲舞，天顧在網上看過一點介紹。羌族在為陣亡的人、民族英雄或有威望的老年人舉行隆重葬禮時，要

跳這種男子舞蹈。舞者身披皮鎧，頭戴皮盔，手持兵器，列陣而舞，吼聲震天，現場觀看，那場面一定十分壯觀。

晌午剛過，人們便絡繹不絕地來到寨子中央的大麥場上。麥場邊上，有一座高高的礮樓，礮樓連着一棟大石屋。石屋門前的空場，是鎧甲舞表演場地，人們聚到那裡，慢慢形成了一個的半圓型人牆。天顧被阿弗催著來得早，在人牆的最內層，正對石屋，絕好的位置。

大石屋的牆，用黃褐和青灰兩色的片石壘砌，隱約間有些圖紋。正中是兩扇黑漆大門，門緊閉著。門楣上方五六尺處，掛著一個巨大的羊頭，煞白的頭骨上面，伸出一對漆黑的大彎角。天顧想，這黑白對比，是不是在提示生死兩界呢？羊頭骨上那兩個的黑眼窟窿，大得出奇，有點瘆人。還好，因為是過節，羊頭下和門框上掛起了大片的紅網布。紅布在風中熱烈地飄動著，啪啪作響，傳出溫暖和生動的信息。

陽光和煦，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四周是嗡嗡的人聲，有點催人入睡……

“咚—咚—咚”，驀地，鼓聲響了，由輕到重，節奏緩慢。石屋的大門“呀”地開了，出來幾個人，抬著一個大甕，放到場子中央，一個人手握長木勺，大聲說話，人們安靜下來。阿弗在一邊咬耳朵：“酒司宣佈，開始序幕表演”。

麥場的右邊，走上來一隊盛裝打扮的老年婦女。天顧因為站在前排，看得很真切。她們頭纏黑色頭巾，耳垂銀環銀珠，一水的青色上衣，外面套著羊皮無袖褂子，邊上繡著寬寬的暗金花紋，腰裡繫一條很有特色的圍腰，綉滿類似羊角的花紋，腰帶上還繫著銀針包。天顧記得阿弗母親腰上也掛著一個，不過是鐵的，從裏往外拿針頭線腦。

人們安靜下來。在肅穆的氣氛中，婦女們開始合唱，歌的音調悲切，速度緩慢，像是在敘述一個悲憤而哀傷的故事。在歌聲中，左邊又上來一隊人，那是一隊老年的武士。身掛牛皮鎧甲、頭戴皮盔，盔上插滿各色的翎毛和鬃毛，好像是雉雞翎和牦牛的尾鬃。他們手裡高舉火槍和刀戈，排成一列縱隊，應著歌的節拍，圍繞場地邊緩緩踱步而行，邊走邊揮動刀戈，弓腰甩臂，做出古樸的舞蹈動作，還不時朝

天鳴槍，引來山谷中的迴響。

眼前的情景，使天顧想起了十幾年前自己生日那天，爺爺奶奶穿戴起羌族的服飾，好漂亮喲！他們那時的年紀，也就和眼下這些老人們相當呢。如今，他們一個已在九天之上，一個遠在千里之外。要是他們排在這兩個隊裡，又舞又唱，那該多好啊！天顧覺得眼眶里一熱，不由得低下頭。他拉開登山服前胸的拉鏈，掏出那個“寶物袋”，握在手裡，那是奶奶親手做的藍白色綉花布袋，裡面裝著爺爺給的白石，帶著孫兒的體溫。

老年武士們走到了婦女合唱隊的身邊停下。這時，司酒一聲號令，開始吃“啞酒”。羌人們按年齡和輩分，順次上場吃酒。奇怪的是，他們不用盃碗，而是圍著場子中央的酒甕，用四五尺長的麥稈，遠遠地伸到甕裡吸飲。有的人一手把麥稈握在口邊，一手撐腰，不像在飲酒，有點像在吹長號。

一巡啞酒飲完，鎧甲舞正式開始。婦女們的歌聲在繼續，她們邊搖動身軀，邊輕輕吟唱。這時，從大門裡又湧出一群人，那是數十個精壯漢子，同樣是一身武士的打扮。他們替代了老年武士，繼續繞著場地緩緩而行，不時地舉刀鳴槍，還發出一陣陣喊叫。喊聲深沉而拖長，帶來一種森嚴和肅穆的氣氛。

天顧發現，武士們手裡的武器也不同了。老人們手裡的刀戈，手柄短短的，有很多裝飾物，像是表演用的，而現在這些青壯年武士們手執的刀槍，卻更像是實戰武器，大刀長矛，槍頭刀刃上閃著耀眼的白光。“這刀槍看上去好鋒利，會不會傷人？”身旁有人低語。“不會吧，應該是不開口的。”

“呀——呵”，伴隨一聲吼叫，武士們忽然停下，手中武器同時向上出擊，齊刷刷地升起一座刀槍的叢林。天顧靠得近，一支長矛在離他臉不足三尺的地方斜斜地刺向青天。他心中一凜，不禁兩手握拳，舉在頰下，像是做出一種自我保護的姿勢。

天顧對尖刺類的東西，感覺不爽。

還是他上幼兒園的時候，爺爺奶奶才剛剛退休回來。一天晚上，向平日一樣，父母還沒有下班，天顧已經睡了，朦朧間聽到媽媽回來了，跟奶奶說話，說了很久，語氣很激動。天顧半睡半醒，一句也沒聽清。第二天要上幼兒園，奶奶說不用去了，幼兒園關門了。“為什麼？”天顧吃驚地問，奶奶卻沒有回答。

從那天起，天顧再也沒去過幼兒園。很久後的一天，他偷看媽媽桌上的材料，翻出幾張X光片，照的是人的胳膊和腿。奇怪的是，在骨骼的背景上有好多帶尖頭的白線，非常

醒目。他纏著媽媽問那是什麼，媽媽最後告訴他，幾年前廠裡的一個子弟跌跤，到醫院檢查，發現身上很多地方有金屬物，開刀取出，竟然都是大號的縫衣針。立案調查後發現，廠辦幼兒園的一個阿姨在十多年前文革中與人結仇，而仇人的幼兒就在幼兒園。為了洩私憤，她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偷偷把鋼針一根一根扎入那小嬰孩的身體。犯罪人最後得到了嚴懲，但如此可怕的事，讓天顧毛骨悚然。材料裡還有那些縫衣針的照片，針全都成了黑色。從此，他對尖銳之物反感……

“噢——呵”，繞場的武士忽然由直線行列變成了“蛇形隊列”，整個隊伍像一條長蛇，在場上游動起來，左搖右擺，曲折回旋。當“蛇頭”的一位，裝束特別，通身銀色盔甲，頭上插滿長翎，頭盔延伸到了面部，仿佛帶了半個面具。那人功夫也厲害，手持一杆長槍，左扎右刺，上挑下壓，出槍快如射箭，槍頭紅纓如火舌翻飛。雖然他穿著盔甲，騰挪進退依然自如。接著，隊中持各種武器的人出來，依次對陣表演，場上一時間刀劈棍掃、槍刺戟擦，看了叫人眼花繚亂，動魄驚心。

對打了一陣，各人收勢，“蛇頭”帶領隊伍繼續婉轉前行。武士們向兩邊斜舉刀戈，並隨著盤旋之勢在空中上下舞動，頓時，長蛇變成一條大蜈蚣，伸出的刀戈就像蜈蚣的腿。婦女的歌聲在繼續，蛇形的隊伍越走越快，場上場下的氣氛漸漸激動奮起來。

儘管有不舒服的感覺，這精彩的表演，還是讓天顧在心裡讚歎。他轉過頭，看見身邊的阿弗臉色酡紅，半張著嘴，兩眼盯著前面，看得如癡如醉。“外來的大師傅，太棒了！”阿弗喃喃地說。

忽然，天顧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好像自己被一雙眼睛盯住了。他微微一驚，連忙左右查看，卻看不到那目光來自何方。場上的武士們來往穿梭，舞得正酣暢。場下的觀眾看得聚精會神，一個個跟阿弗一樣的陶醉。他甚至回過頭去看，但沒有一個人人在注意他。



天顧納悶了，他分明感到了那目光，有幾分犀利，又有幾分隱晦，彷彿是從洞穴中射出。該不是來自所謂的第六感覺吧？天顧從來沒有過這種經歷。要不，是自己神經過敏？天顧暗自禱告幾句，定了定神，繼續看表演。

又一次！那目光再次射了過來，天顧覺得臉上仿佛被尖針刺了一下。這次的感覺清晰多了，那視線來自前面，來自舞蹈者中間！

“嗷——呵”，武士們又一次齊聲大吼。婦女的歌聲停了，鼓聲響了起來，鼓點愈來愈密。一瞬間，場上的隊形又變了，“長蛇陣”變成了數排“衝鋒陣”。武士們退到後場，猛然間，前幾排武士高舉手中的兵器，吶喊著，呼嘯著，像洶湧的大潮一般，向前衝來。

觀眾們在這排山倒海的氣勢前，興奮夾雜著畏懼，也叫喊起來，阿弗的喊聲尤其响。其實，武士們的兵器是向上斜舉的，傷不了人，可前排還是有幾個人往後躲。“大潮”在離觀眾兩三丈的地方時停下，又退了回去，緊接著是第二波，第三波浪潮，一波比一波快，一波比一波近，一波比一波人多。第三波時，所有的武士都衝了出來，喊聲驚天動地。

天顧被這氣勢震懾和感染，忘記了害怕，也忘記了那奇怪的目光……古老的羌民族，你勇武不屈，曠達豪放。即便居住在窮山僻壤，也能持守千年傳統。你這堅韌的意志，來之何方？

他定睛再看，第三波浪潮正好衝到跟前。這次離得很近，近在咫尺，可以看到武士們額頭上細密的汗珠，感受到他們衝擊的氣浪。他覺得好熱，想脫去上衣。

忽然，有一團鮮紅的火向他迎面飛來。他感到奇怪，想擡手去擋，可那火一下就撲到了他面前，在那一瞬間，他感到背後有人猛拉了他一下，同時自己胸口被一樣東西狠狠地擊中。

向後倒下時，他覺得周圍的世界變了，喊叫聲消失了，時間變慢了，周圍的景像似乎凝固了，除了胸口的熾熱，身體沒有感覺。眼角上，好像是阿弗驚恐萬狀的臉。那團火在慢慢離去。他集中全部精力，盯住那火團的方向。終於，他看清了，那火包著一根尖刺，火的後面，有兩只陰森的眼睛，躲在一個面具的後面……。

黑暗籠罩下來。

五. 魚羊石

……

他在幽暗中行走，四周霧氣迷茫，路旁隱約露出黑黝黝的石壁，大概在峽谷中，周圍沒有一絲聲音，腳下的路又濕又滑，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驀地，面前的濃霧淡出

一個口子，有亮光透過來，他好生歡喜，急走上前。突然，亮光裡露出一條大蛇！那蛇身披銀甲，口吐紅紅的信子，猛一下撲過來，張口咬住他的胸口。

“哎呀——”他叫了一聲，睜開眼，卻看到自己躺在床上。

“謝天謝地，他醒了！”守在床邊的一個人低聲叫道，許多人擁進房來。

天顧不知怎麼回事，想了一會，才認出那人是山叔。他感到胸口很疼，頭也疼，沒法細想，不由得皺了皺眉。

忽然，他腦中浮出一些激烈的影像：林立的刀槍、衝鋒的武士……，他的心跳驟然加快，脫口而出：“啊，鎧甲舞！我，我怎麼了？阿弗他一沒事吧？”山叔說：“你受傷了。別管那小兔崽子，他帶你到危險地方，自己卻一點事沒有。”天顧轉過臉，看到阿弗躲在姐姐美思子身後，兩人的眼睛紅紅的。

山嫂端上一杯熱水。天顧伸手去接，可能牽拉了傷口，他感到胸口一陣痛，就用手去捂，忽然發現寶物袋沒有了！他一急，馬上要坐起來找。山叔見狀忙說：“娃兒別慌，你那寶貝袋子我收著呢，”他摸了摸前襟衣袋。“哎呀，這塊石頭可救了你的命吶！你先躺著休息，事情我慢慢告訴你。”

天顧在山叔家靜養，幾天下來，情況好多了。這天晚上，屋裡只有他和山叔倆，山叔講起祭山會上的事。

原來，那天在麥場上，阿弗看見天顧倒地，以為是被人擠倒，旁人也不太在意。阿弗去扶他，看到他胸前有血滲出，才知道大事不好。天顧倒下時，頭磕在石板上，已經昏了過去。這時鎧甲舞結束了，人群開始散去。阿弗正慌得六神無主，忽然姐姐美思子擠上前來。原來美思子也來看表演，早就在人群中看到了他倆。她見事情緊急，馬上求周圍人幫忙，七手八腳把天顧抬到寨裡的衛生站。經醫生檢查，他胸前被刺，所幸傷口不深。頭部受了撞擊，可能是很輕微的腦震盪，生命沒有危險。醫生作了緊急處理。因為衛生站比較簡陋，同村的人就用擔架把他抬回了葫蘆寨。

“這是個意外嗎？”天顧問，腦海裡卻浮現出那一對陰沉的眼。

山叔的眉頭擰了起來。他從懷裡掏出一樣東西，遞到天顧跟前，“你看看這個。”

天顧一看，正是自己的寶物袋，再一看，不由得吃了一驚，只見袋子從上到下，裂開一個大口子，露出裡面的白石。他小心地從破口處拿出石頭，細細一瞧，倒吸一口涼氣，原來光潤平滑的石面上，出現了一個深深的凹坑，像是被鋼錐猛擊了一下，凹坑邊上布滿粗糙的裂口。他摸著裂口，心疼

得不行。

“這石頭，為你擋了惡人的一槍！”山叔說。

“惡人？”天顧聽了一怔，胸口仿佛又感受到槍扎來時的那股狠勁。“真的，沒有這白石，我早就被扎個透心涼了。”他想著，心裡一陣後怕。“可是——我剛來這裡，誰會這麼恨我？要——殺我？”他問山叔，聲音有點發顫。

“娃呀，這山裡有陰河，水很深哩。”

“甚麼，陰河？我聽不懂。山叔你仔細說說好嗎？”天顧覺得脊背上有一股寒意掠過。

“這話，說來就長了。”山叔拿起寶物袋，對齊破口，捋平了。“你看，這中間的花紋像什麼？”

這藍底白花的寶物袋，是天顧臨出發時奶奶給他的，用來裝白石。上面的綉花，他只覺得好看，卻沒有細究過。現在細細端詳起來，四周是花邊，中間的花紋比較簡單，有點像一個動物的頭，上面分開兩支短角，下面還有嘴，卻沒有眼睛。“是羊頭嗎？”他問道，心裡沒有把握。

山叔笑了笑，臉上露出一絲詭秘的表情，“你再看”，他把圓圓的袋子轉了九十度。

“咦，羊頭變成魚了。”那花紋一轉過來，活脫脫就是一條白描的魚，羊角成了魚尾，羊嘴就是魚眼。可這魚眼，有點特別，怎麼越看——越像一個十字架！這圖案有點眼熟，是不是在爺爺的筆記本裡看到過？

山叔走過去，把房門關上，拴好，又在一個大櫃子裡摸索了一陣，捧過來一個布包。他把布包放在床邊的小櫃，就著燈光，慢慢地解開包袱皮，一層又一層，最後露出一個半尺見方的小木匣子。匣子已經很舊，邊角都磨圓了。好像預感到將要發生特別的事，天顧開始怦怦地心跳，身上的疼痛完全忘記了。

匣子打開了，匣子口上蓋著一塊厚絨布，拿開絨布，頓時，天顧感到眼前一亮。映著燈火，匣中仿佛有光芒從射出，一時竟看不清裡面是甚麼東西。

山叔雙手伸進匣子，慢慢捧出一個物件，啊，是一塊白石！只見那石晶瑩剔透，皎如月色，呈扁圓形，形狀跟天顧那塊差不多，可尺寸大了許多，足有兩個雞蛋大。石頭是半透明的，躺著山叔的手心裡，宛如一塊明亮的乳白色凝脂。



天顧湊在山叔的手前細細地看，忽然，他看到石頭內部隱隱約約有東西。難道這是琥珀？可琥珀是黃色的呀。

山叔好像感到了他的

疑惑，把石頭輕輕放到他手裡說：“你對著燈光看看。”

小心翼翼地，天顧把石頭拿到燈前，像照雞蛋一樣看起來。他看出來了，這石頭只是外面一層是白色的，裡面有個很大的內芯，淡藍色，透明的，芯子裡面還有一些深藍的條紋，有粗有細，似乎組成了一個圖案。這圖案像甚麼？怎麼有點熟悉？忽然，他的手抖動起來，好像拿不住那石頭。

“這石頭裡面，也有一條魚，跟袋子上綉的一模一樣！”他激動地喊了起來。那石芯，就像是一幅立體的水墨畫，裡面的寥寥數筆，就勾勒出一條全須全尾，活靈活現的魚來。他的手在抖，石頭隨著晃動。可能是折射變化的緣故，那淡藍的內芯仿佛成了一掬碧水，水裡起了漣漪，那魚也隨之扭動起來。十字型的魚眼睛，一縮一放，像在發射著光芒。

“你看，你看，這石頭裡的魚好像在游！太神奇了！”

“這是塊奇石呵！”山叔說。“你那塊小白石，是我父親送給你爺爺留作紀念的，沒想到這次救了你。可這塊大白石，當年曾救了我們岷江羌人的命啊！”

“啊，真的嗎？說給我聽聽吧。”

山叔從懷裡掏出煙管，點上火吸了幾口，一股濃濃的蘭花煙香瀰漫開來。

“咱們羌族，可是華夏民族的一支大源頭嘞！神農氏炎帝、治水的大禹王，都是羌人。”山叔的口氣很是自豪。“遠古的羌人，大多數住在西北，放牧為生。為了尋找水草肥美的地方，他們帶著寶貝羊，到處行走。‘爾瑪——古道上，羌人——走天下’”。最后兩句，山叔拖著長調哼起來。

“這調子真好聽，是甚麼歌？”

“一首古羌歌，叫《羌戈大戰》，講的是羌人很早以前的一個故事。這歌讓端公們唱起來，連歌帶舞，要幾個時辰呢。聽了這歌，我們岷山羌人就知道自己的歷史了。”

山叔說，兩千多年前，有一支羌民來到了岷江上游，想定居下來，卻遇到了“魔兵”的燒殺搶掠。魔兵就是當地的戈基人，又叫“嘎”人，據說長得奇醜無比，兩眼突出，短手短足，還長有尾巴，卻力大無比，十分凶悍。羌人与戈基人相鬥多年，依然無法取勝，於是向西逃去，戈基人窮追不捨。正在危難之際，羌人的始祖神靈來相助，從空中拋下白石，化為雪山，壓住了敵人。戈基人被消滅了，羌人從此世代安居在岷江上游。

聽了這遠古的故事，天顧有點發呆。他托起手裡的石頭，問道：“難道這白石——就是羌人的神從天上扔下來的？”

“問得好啊，”山叔的臉色漸漸凝重起來。“人人都



聽過古羌歌，可有幾個人見過這白石呢？”他抬頭正視天顧：“孩子，這石頭是羌家的傳世之寶，輕易不能示人。你爺爺救了我父親，又是教裡的人，所以見過一眼。你年紀輕輕，本來我沒打算跟你說這事。但是，現在你必須得知道了，因為你已經處在危險之中，戈基人時時刻刻想要你的命！”

“戈基人！他們不是在兩千年前就被消滅了嗎？”

“沒有，他們可能還活著，說不定就在我們周圍。”

“啊！”天顧聽了，頓時汗毛直豎，不由得用眼瞥房間裡幾處黑暗的牆角，生怕那裡突然跳出一個凶神惡煞的野人來，鼓著一對金魚眼、翹著毛毛的尾巴。

“按歌裡唱的，戈人是給滅了，可是許多年來，羌鄉裡發生了很多怪事，讓人覺得不是那麼回事。”

“甚麼怪事？”天顧的聲音有點發顫。

“遠的不說，就說文革開始那年吧，不知從哪裡剝出來一支造反隊，自稱‘嘎子軍’，要學‘小兵張嘎’^{注2}，火燒敵人的堡壘，還真的毀了好幾座羌村大碉樓呢！”

“嘎子？”天顧睜大了眼睛。他看過那部電影，忘不了那個機靈鬼透的小傢伙。他禁不住微笑了。

山叔卻是一臉的嚴肅：“那些人打著‘破四舊’的旗，專門整各鄉羌人的領頭羊，我父親安頓就被他們鬥得死去活

來，無數次抄家，掘地三尺。他們放出風來，說這些反動頭人們藏著一顆白石印，妄想變天。只有砸了這石印，天下受壓迫的嘎子們才能翻身得解放。”

天顧慢慢聽出了名堂：“還好，白石還在我們手裡。”

山叔臉上綻開笑意：“娃兒聰明。”


“可是，現在他們為什麼盯上了我？”天顧問。

“我們大意了，沒有保護好你。事先我沒看到你這袋子。”山叔遞過寶物袋，“這花紋，是他們的催命符！”

“催命符？我不懂。”

“白石不是天上扔下來的，是兩千年前一位神人帶來的，用它救了羌人。”

“神人？”，天顧聽了，愈發糊塗。

“神人幫助羌人跟嘎人打仗，他的旗上綉的，就是這個花紋。”

(待續)

注1：蘭花煙——羌人自製的一種煙，其味濃辣。

注2：《小兵張嘎》——中國大陸1961年上映的一部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兒童軍事題材影片。

作者為本刊前任主編之一，屬青橄欖團契

責任編輯：潘瀾



你往何處去？

寫在“11.13”巴黎恐怖襲擊後

吳京寧

2015年十一月十三日，週五的傍晚，是人們該輕鬆一下的時刻。手機上卻不斷閃出滾動新聞：巴黎的多處同時遭到恐怖份子襲擊！音樂廳、咖啡館、餐館、足球場，浪漫之都的夜晚，頃刻淹沒在血光之中。不久，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聲明襲擊為其所為。

從十多年前的“911”，倫敦地鐵爆炸案，三年前的馬拉松爆炸案，到如今的巴黎被襲，西方社會引以為傲的開放、寬容與自由，不斷受到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挑戰、蠶食。儘管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最近也都發生了類似的恐怖襲擊事件，但這歐洲的心臟地帶的爆炸聲，卻是真正再次觸動了人們的神經。在大洋的此岸，不論是網上普通人的反應，還是廣播、電視上政客的聲明、公共安全專家的評論，我們總是從中能讀到兩個字：恐懼。人們在問：這世界還安全嗎？我的家人、孩子會不會受到恐怖份子的傷害？在這一陣詢問的嘈雜聲中，我似乎聽到了一個聲音：“你往何處去？”

再有恐懼，迴即轉身再入羅馬，在十字架上為主殉道。

在彼得惶惶逃出羅馬之時，他的心裡充滿了什麼？也許是疲憊，也許是恐懼，還有對身後眾門徒的掛念。他為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已經奔走了三十多年，從遙遠的加利利，一直來到帝國的 center，經歷了無數艱辛，領無數人歸主。但是，在面臨尼祿王的大逼迫時，面臨十字架和競技場中的猛獸，他依然有一時的軟弱。在此時，彼得的問題，“你往何處去？”，既是問主耶穌的，也是問自己的。與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在阿皮亞大道上，信心和恩典使他戰勝了恐懼。他不必再痛哭流涕了。

當年，在暴君的殘酷逼迫下，彼得他們每個人面對的都是迫在眉睫的生與死、信靠與背棄的選擇。他們的回答是果斷決絕的。今日，我們依然面臨同樣的問題：該往何處去？只是這個問題如今卻有著更多方面的含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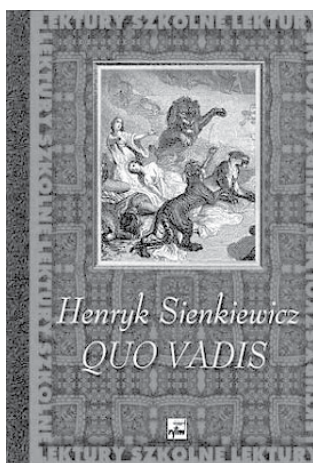
我們是否該害怕，或者說，我們該怕什麼？

在當今的世界，歐美世界無論在軍事、經濟，還是文化、制度上，都具有絕對的優勢。ISIS也知道，無論靠軟、硬實力的較量，它都是無法取勝的。但是，散佈恐怖卻是不需要多少實力的。對於生活在西方的絕大多數人來說，親身經歷恐怖分子襲擊，畢竟還是一件很小機率的事。可以說，我們死於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要比這個高出一兩個量級。即使算上“9.11”，在最近的十多年裡，在歐美，死於恐怖襲擊的人數遠遠少於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我們會因為車禍的可能性就寢食不安，或不敢出門、開車嗎？當然不會。

但是，巴黎的襲擊，再加上加州聖伯納蒂諾（San Bernardino）的槍擊，卻讓美國的民眾一時陷入了極度的恐慌，甚至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而這民眾



意大利畫家Annibale Carracci (1560-1609)的油畫《主啊，你往何處去》



小說《你往何處去》

“你往何處去？”（Quo Vadis）是波蘭作家顯克維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 1846—1916）的名著，講述的是古羅馬暴君尼祿王時代，基督徒被逼迫的故事。書名來自於次經《彼得行傳》^{注一}的一段記述：在羅馬城大火後，為逃避尼祿對基督徒的大逼迫，使徒彼得逃離羅馬城。在城外的阿皮亞大道上，他碰上了背著十字架迎面而行的耶穌基督。彼得問，“主啊，你往何處去？”（拉丁語：Domine, quo vadis?）基督回答道，“我要去羅馬再上十字架。”聽得此言，彼得想起自己三次不認主和臨危逃跑經歷，幡然醒悟：他險些再一次犯了同樣的錯誤。這時，他不

裡，有很大的比例是我們基督徒。姑且不論信仰，作為本能的反應，恐懼是自然的。但是，如果讓我們的心靈長久地為恐慌所脅持，我們是否還有信、望、愛，是否還能將自己的一切交託在那永生的主的手中？如果那樣，恐怖份子真就是得勝了。實際上，主耶穌早就告誡我們，末世必將有這些災難，“不要驚慌”（可13:7）。

從另一角度看，這一系列事件所折射出一個社會現象，卻是真正值得每一個自認為基督徒的人所深思、憂心的。這就是，在富裕、安逸的西方社會，尤其是在歐洲，真正持守基督信仰的人在逐漸減少。即使在基督徒中，將安逸、財富置於“信望愛”之上的，並不在少數。

在一個電視時評節目中，幾位中國背景的嘉賓就巴黎恐襲事件侃侃而談。他們對於基督教文化的積極作用讚譽有加，認為歐洲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肆虐的原因之一，在於基督教力量的式微和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湧入。這論觀點無疑有一定道理，但值得深思的是，幾位嘉賓卻都非基督徒，他們的興趣不在於認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穌，而僅在於基督教義的道德規範約束，以及所伴生的現代文明。實際上，這種態度恰恰是現代歐洲、西方世界的通病。

在整個中世紀和近代，歐洲都是基督信仰的堡壘。源源不斷流出的生命活水，滋養了哲學、科學、藝術的發展，構築了近現代的經濟、政治、法律體系，催生了現代文明，現代大學的雛形，最早就是在圍繞著巴黎的修道院產生的。但是，現在歐洲的基督徒還有多少呢？

因為豐衣足食、安全無虞，因為對理性的過度推崇，人們對於信仰的熱情幾近消失，在歐洲的很多國家裡，基督教已經不是信仰，而只是一個傳統。如果說信仰是一棵紮根於地的大樹，那麼傳統則只是從樹

上砍下的枝子，不再有養分供應。剛砍下來的時候，也許會光鮮一時。但隨著時光流逝，那上面的葉子必將乾枯，也不會再開花結果。於是我們看到了歐洲的教堂空空如也。

今日歐洲所面臨的困局，無疑有政治、經濟、種族等諸多原因，但基督信仰的喪失、式微，卻實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試想，如果西歐社會依然秉承堅定的基督教信仰，有著無數熱心於福音的基督徒，宣揚耶穌的大愛，再憑藉其強大的文化、經濟優勢，移民必將為主流社會吸收、融合，伊斯蘭極端主義也不會有多少滋生的土壤。

一千七百年前，當蠻族入侵將西羅馬帝國陷入一片火海、血海之時，是羅馬的宣教士將福音傳給他們。儘管帝國滅亡了，基督教的影響卻遠遠跨出了原來帝國的疆界。二百多年後，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大世界的碰撞中，正是這些皈依主耶穌名下的蠻族勇士（法蘭克人），在鐵錘查理（Charles Martel，約680-741）帶領下，在都爾之戰中（Battle of Tours, 732）以非凡的勇氣和熱血，擋住了哈里發軍隊前進的腳步，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今，對於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襲擊，《查理周刊》給出的答案卻是：依然縱酒狂歡——漫畫上，一個巴黎人滿身槍眼，卻依然舉杯狂飲香檳。對於基督徒來說，可怕的不是異教的刀劍，或者恐怖分子的子彈、炸彈，而是信仰的喪失和隨之而來的頹廢。今日的鐵錘查理在哪裡？還有那引領羅馬人歸主、引領蠻族歸主的宣教勇士又在哪裡？

實在是巧合，巴黎受到襲擊的那個週五之夜，也正是我們教會差傳年會的開始。我們尋求的答案，就在車大光牧師^{註二}的故事中——“不要怕”，“以愛戰勝恐懼”，將福音傳到穆斯林當中去，這既包括中亞、中東、東南亞等地的穆斯林國家，也包括來到北美的穆斯林移民、難民。這鐵錘查理和宣教勇士，是車牧師一家，也應是你我。☞

註一：次經行傳是在主後二世紀及以後撰寫的記述關於使徒傳道活動的幾部著作，內容兼含史實與傳說，《彼得行傳》其中之一，不屬於聖經正典（Canon）。關於次經（Apocrypha）的性質、地位，參見“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Bruce M. Metzg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二：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2015年度的差傳/社會關懷聯合年會在11月11日至11月13日舉行，主題為“普世宣教：以愛戰勝恐怖”。特邀講員車大光牧師攜家人曾在中亞穆斯林國家宣教十年，各堂講座的題目分別為：“末世宣教：不要怕”，“派去回教徒中的耶穌基督大使”，“走進生命之河”。

責任編輯：陳一萍



小說《你往何處去》的作者亨利克·顯克維支

2015年11月13日，黑色的星期五，歐洲的9•11。駭人聽聞的消息從巴黎傳來，朋友圈裏眾說紛紜，大多數的聲音是對無辜生命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和對和平的祈禱。然而也有一些把悲憤的矛頭指向美國，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或多或少地激化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導致恐怖份子將暴力戰場從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曠野轉移到巴黎的街頭。

美國的強權外交於中東乃至世界和平是得是失，可以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組織、有預謀地殺死一百多條無辜的生命，或是對著攝像機鎮定地割下自己同胞首級，其真正禍首不是某個政府或其它外在因素，而是存於人內心的邪惡。

巴黎恐襲的前一天，11月12日，在黎巴嫩的貝魯特，兩名暴徒同時引爆身上的炸彈，造成43人死亡。幾個小時後，IS（伊斯蘭國，其他英文簡稱包括ISIS、ISIL、Daesh）宣布對此次攻擊負責。

再往前推十二天（10月31日），俄羅斯9268號班機在埃及西奈半島墜毀，機上217名乘客和7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IS西奈半島分支很快自稱飛機由他們擊落。雖然肇事對象仍未被確定，但當局基本承認，飛機空中解體的原因是炸彈引爆。

類似的慘案在中東地區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只要稍微留意，IS暴力濫殺的對象，不僅局限於西方的士兵、記者，或援助人員，更多的是當地的什葉派穆斯林，同為遜尼派的穆斯林、庫爾特人、雅茲迪人和基督徒。如此不分信仰、民族、或地域的暴行，很難用“美國人自己把戰火引到歐美”這樣簡單的邏輯來解釋。近年來一些跡象表明，中國內地也成為與IS有關聯的恐襲受害者。難道說這是中國惹的禍？

能驅使體力和智商健全的年輕人背上自殺炸藥腰包，拿起機槍在人群中濫殺無辜，然後鎮定引爆自盡的，是一種常人無法理會，也無法抵擋的力量。政治家們對這種力量的稱謂，還要掂量三分：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還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是激進伊斯蘭主

義，還是伊斯蘭恐怖主義？是極端聖戰主義，還是激進伊斯蘭極端主義？

脫去得體的外交語匯，剩下的是什麼明眼人都看得出。拋開無謂的宗教辯論，其實恐怖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是中東和北非地區的三億多穆斯林。他們很多人生活在暴力、貧困和流離失所的狀態，淪為恐戰雙方的犧牲品。西方國家打擊基地組織和IS的同時，也經常造成無辜的傷亡和食品藥物的短缺。巴黎恐襲後，西方各國迅速凍結難民安置計劃，使很多敘利亞難民在嚴冬到來之際，處境倍加艱難。

是貧窮驅使年輕人離開父母家人，選擇用自己的身體成為攻擊的武器？這也無法解釋那些出生和成長在富足、和平和民主體制下的歐美年輕人，包括剛被擊斃的英國人“聖戰約翰”，以及巴黎血

都是美國惹的禍？

警石

案的主兇比利時人AbdelhamidAbaaoud，自願離開較為舒適的環境，加入基地組織或是IS的行列。

其實在信仰和意識形態紛爭背後，邪惡才是掌控恐怖主義的力量。我們都願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也知道“行惡易，行善難”。誠實人都有“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馬書7:18）的經歷。

真正的邪惡超出人意誌的範疇，是一種真實存在，掌控世界的惡勢力，這用唯物主義無神論是無法理解的。除了邪惡，很難解釋納粹的猶太死亡集中營、南京大屠殺、紅色高棉的殺戮場，以及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種族清洗。

大部分的宗教，包括伊斯蘭，都試圖權衡人在世行為上的善與惡，勸人積功德，以善抵惡，才有資格上天堂，修成正果，進入涅槃等等。但是何為善，何為惡？伊斯蘭教導人死後如果信心或功德不夠，需要在墳墓中接受地獄般的煎熬。堅持到末日的，會得到真主的赦免而進入樂園。很難想象把炸藥綁在自己身上是在積功德。然而，伊斯蘭的教導也包括，殉道的靈魂不需要再回到屍體內接受審判，而直接進入樂園。狂熱份子用這樣的教導，煽動年輕人把自身作為攻擊武器，來榮耀他們的真主。這樣極端的信仰體系，在過去三十年對中東和世界造成傷害深重，並直



為誰寬衣解帶？

薛悅悅

2015年11月13日巴黎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兩週後明治和我啟程赴港參加全球家新同工會，心中不住祈求這是一次平安的旅程。

回想從1974年第一次搭飛機到現在，有四十多年了。雖說交通雖越來越發達，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是增加還是減少了呢？

最近是老了，皮了，還是累了？我發現我們的警覺性越來越低！在飛機場的安檢過程中，我被抽中得搜檢全身，因我忘了脫一件外套；而明治過安檢時，警鈴聲響個不停，一次是口袋中有兩個零錢，另一次是忘了把皮帶解下來。現在要上飛機真是得“寬衣解帶”呢。

這麼多的煩瑣，讓我相信主來的日子近了！自從911、波士頓爆炸案、康州小學、奧勒崗事件、法國事件、台北捷運上殺人，我們的處境真是日漸險惡。由於世界各地太多的槍殺、爆炸案發生，人人擔心恐怖分子的襲擊。這四十多年來，飛機場的安檢變化太大了。旅客一入機場，就是不斷地等，為的是安全第一。

我們也常飛來飛去。每次在飛機上一有氣流不穩時，機長就說，請繫好安全帶。也勸我們隨時繫好安全帶，以防萬一。每次總想：遺囑還沒更新，萬一回不了家，兒女知道如何處置嗎？我預備好迎見主面嗎？雖然不富，但沒用到的，都是留給人的，那留給誰好呢？教會，神的國度，家人，還是國稅局？

歷代志上29:15說：“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看見大衛及以色列民知道自己是寄居，對主有的感恩奉獻；而我呢？我在世也是寄居的，但我的心獻給神了嗎？每次來到這些景況，上帝提醒我——要做醒！我的裡、外都一樣要做醒。

就如搭乘飛機或坐遊輪有旅遊須知，人生的路也無論你持何觀點，總有些定規，為的是幫助我們給自己一些提醒，讓我們旅途安全，能到目的地。這次旅行，給了我一些反思：

1) 旅行的時間、行程表要早作安排。

那麼我每天的時刻表呢？我每天清晨敬拜神、親近神嗎？讀了神的話、聽見祂說的話，又能行出來

接體現，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信仰，讓人活的信仰，和讓人死的信仰。

善有善的起點，惡有惡的源頭，僅僅靠著人的力量是無法戰勝邪惡的，因為人都犯了罪，邪惡已經進入人心，“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5:8）唯一的答案是，用善的杖，打破惡的頭。民權領袖小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黑暗無法驅散黑暗，只有光能做到。恨無法趕走恨，只有愛能做到。”

聽到倫敦、羅馬、華盛頓可能成為恐襲對象就恐慌，惡已經勝了；將憎恨轉移到身邊的穆斯林鄰

舍、同事或是難民，惡已經勝了；試圖用武力強權解決中東亂局，惡已經勝了。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馬太福音5:43）“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路加福音6:27-28）

這是使人活還是使人死的信仰，明眼人應該看得出。☞

責任編輯：鄭妍

嗎？人過六十，終於感受到自己有盲點，會先入為主，受教的心很缺乏，也還很會責怪別人！若不是聖靈提醒，真會成為老油條；我時刻都需要神的恩典。

這次到香港參加國際家新大會，一心想著：訂的機票一定要最便宜的（為了省機票錢！）。結果訂了張上午六點起飛的飛機票，清晨兩點半得出發去機場，結果只好花錢請專車接送，不敢麻煩家人；還得早到一天，得多一天旅館及吃住的費用。不知省到了些什麼？另外，大會同工們早就把大會須知寄給我們，我出發前還怪人沒發通知，不知如何去會場，沒住址，只知旅店的名字。不看清說明，自作主張搭計程車去，花了港幣三百二十。到了才發現人家搭巴士，二十二塊三毛就到了。這一切都讓我看到：別急躁，要等候、要安靜，要早安排，否則虧就吃大了。謝謝神還給我機會反省。

如果地上的旅行尚且需要及早預備，返回天家的旅程豈不更需要早早作好預備？

2) 不能攜帶的物品：包括水、指甲刀、小剪刀等。

既然不能帶水進飛機場，那麼我們進神的國又有什麼是不能帶的呢？

我們都知道，榮華富貴、婚姻、健康、學位……，沒一樣是可以帶進天國去的。既然帶不進去，為什麼大家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和代價來得到這些呢？我們深怕生病、離開這世界，或是沒錢、或被人取笑。另外，經營婚姻是花很大代價來的，又為了什麼？天上又沒有嫁娶何苦呢？其實是操練與主合一，藉婚姻來磨練、塑造我們，讓我們有神的性格，越來越像主，

也是看到神給的白白恩典。我花多少時間為人禱告，帶人信主呢？唯有準備好能帶進天國的那些得救的靈魂，才是最重要的！

3) 不能超重：行李規定嚴格，第二件行李還要多付款。

這次不了解氣溫變化大，我們多帶了許多不合穿的衣服。而我們的家是否也屯積物，在上天堂時會超重，也帶不上去的嗎？而心中又有多少垃圾是需要清出來呢？我們天天吃美物，但卻沒辦法禁食，能體貼神的心嗎？減輕“重量”，在人生是何等重要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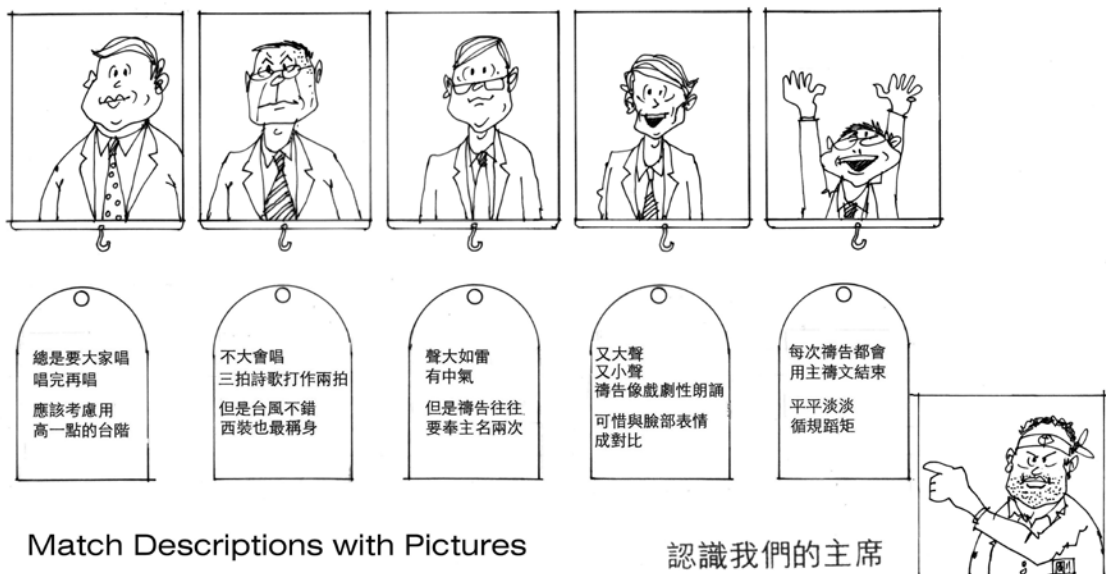
4) 逃生路線：安全門位置，如何使用氧氣罩、救生衣。

神說：要努力進窄門，我們又如何脫離世上的捆綁呢？主啊，給我一幅畫面讓我看到：進天國時，我只能帶自己，手上是沒帶任何東西的，連最愛的配偶也能不同行的。馬太福音24:42-44：“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其實，我們在神面前是赤裸裸的，不止是要寬衣解帶，神知道我的一切，我一切所有，都是祂所賜的！祂是造我的神。而我能給神的，只有我的罪及一顆悔改的心。“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 51:17）

感謝主！

責任編輯：陳一萍





教堂擴建的第一步

教會買下隔壁的古泉街151號，在2014年九月正式開始了教堂擴建的第一期工程。這是會眾在工地為破土動工同心禱告。



拆除與建造

營造商將原有的舊民宅完全拆除，在原址上建造一個嶄新的“宣道屋”。冬雪來到時，新樓已拔地而起，地下室、樓板、外牆和部分屋頂已經完成。



嶄新的“宣道屋”

歷經秋冬春夏的建設，一座嶄新的“宣道屋”正式投入使用。圖為其聯誼大廳內景，和建堂委員會部分成員在完工的建築物前留影。



看照片說故事

談秉遜

航迹

張建

一艘巨輪駛過海面……

水面，平靜冷寂
被你的巨能衝擊，
熱流湧起
漩渦密集
每個渦流裏，無數的靈魂紛爭¹
每個湧浪間，光明和黑暗相擊。

海水，平淡無奇
被你的厚實撫摸
每一滴水珠，便滲入無盡奧秘
每一顆浪花，都綻放一個奇迹
生命現精髓
腐朽化神奇。

海面，如貧瘠的土地
被你的豐盛犁過
船頭，撒下了希望的種子
船尾，展開那未來的禾場
浩浩蕩蕩
逶迤千里。

（在加拿大旅游時，有感于海峽輪渡所見）

¹《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一節：“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149 Spring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U.S.A

www.cbcb.org